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二十三

戊子乾道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是月籍荆南我勇民兵先是前知荆南府王炎奏荆南七縣主客佃戶共四萬有奇丁口一十餘萬臣依舊籍雙丁以下及除官戶并當差戶人外餘得八千四百有奇每歲於農隙只教閱一月若比以贍養官軍八千四百人歲當錢四十萬貫米一十一萬石納絹布四萬餘疋今歲歲費一萬四千石錢二萬緡獲此一軍之助利害豈不較然易見○二月甲午朔○是月詔福建路建劔汀邵武四州軍科賣官鹽播擾民戶可將本路鈔鹽一項盡行任罷轉運司每歲合抱發鈔鹽錢二十二萬貫並與蠲免却令本司於八州軍增鹽錢并將椿留田五分鹽本錢抱認七萬貫充上供起發今後州縣不得更以賣鈔鹽為名依前科敷播擾初臣僚極言其弊詔令前漕臣沈度陳彌作看詳來上遂有是命未幾沈度奏事上曰前日觀卿所奏鹽事已盡蠲十五萬緡以寬民力且曰朕意欲使天下盡蠲無名之賦悉還祖宗之舊以養兵之費未能如朕志又言四川有鈔鹽綱有歲計鹽綱鈔鹽綱者為抱納鈔鹽錢窠名歲計鹽綱者每斤除分隸增鹽錢鹽本等錢外其餘係州縣所行市利錢即以充納上供銀錢等用今鈔鹽窠名已盡行除放州縣只是搬賣一色歲計綱須令置場出賣不得科抑於民○給僧牒一千道紫衣師號五百道助四川總司○以蔣芾為右僕射王炎賜出身僉書樞密院事○兩電大雪○三月癸亥朔詔舉制科○夏四月壬辰朔○是月振綿漢等州饑尋以饒信及建寧府等州饑遣司農寺丞馬希言同提舉常平官振濟降僧牒一百道付建寧府戶部降米五千石振衢州饑荆南府僧牒二百道衢州一百道饒信米各三萬石雷州水賜十道○進呈欽宗實錄并帝紀禮部員外郎李壽奏修史先進皇帝紀自淳化始凡所以先進呈者羣臣筆削或有失當因取決於聖裁故號為進呈記草○李壽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元年

振諸州飢

李壽上續通鑑長編

命奏水旱災

至治平四年閏二月○五月壬戌朔令常平官歲收倉儲○六月甲午上曰昨日汪洵對云去秋江西水數州之民至有無粟結餒牛者朕都不知陳俊卿奏去秋流樞亦申來言水災陛下所以預合理會和糴上曰卿等更別無贖費今後水旱須令實申來將芾奏曰州縣所以不敢申恐朝廷或下禁聞令陛下詢訪民間疾苦焦勞形于下色

恭胡
服胡
樂

陳俊
卿乞
密繳
內降

誰敢隱上曰朕正欲聞之庶幾朝廷處置賑濟尋諸路漕運可以水
旱之實聞州縣隱蔽者並真于法○辛亥度支趙不敵言今一歲
內外支用之數大槩五千五百萬緡有奇又以一歲所入許之若
諸路供億以時別無蠲減拖欠場務入納無虧則足以支一歲之用
不闕然賦入之利名很多分隸於戶部之五司如僧道免丁常平帑
役坊場酒課之類則左右曹掌之如上供折帛經總無額茶鹽香礬
之類則金部掌之度支則管月椿倉部則專糶本催理雖散於五司
悉經於度支籍之古人量入為出之義則度支一司安可以不周知
其所入之數也哉臣因置為都籍會稽集名總為揭貼事雖方行簿
書草具而條自詳備固已繁然易考欲望付之本曹自茲為始歲一
易之庶幾有司得以久遠遵行不惟財賦易以稽考抑使胥吏無所
容奸從之○丙辰詔守臣罪狀顯著或職事不舉而按司不即按劾
却因他事發覺三省具姓名取旨守臣不按知縣亦如之○秋七月
壬戌臣僚言臨安府風俗自十數年來服飾亂常習為胡裝聲音亂
雅好為胡樂臣竊傷悼中原士民淪於左衽延首企踵欲自效於衣
冠之化者三四年却不可得而東南禮義之民乃反墮於胡虜之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習而不自知甚可痛也今都人靜夜十百為羣吹鷓鴣撥胡琴以一
人黑衣而舞衆人拍手和之傷風敗俗不可不懲伏望戒敕守臣檢
坐紹興三十一年指揮嚴行禁止詔從之○甲申詔諸路運司行下
所屬將突傷處各選清強官遍詣地頭盡與檢放或不實不盡有虧
公私被差官并所差不當官司並重作行遣其被水甚處令監司守
臣條具合措置存恤事件聞奏○是月親錄繫囚先是詔以陳決並
為文具令有司具祖宗典故朕當親閱至是後殿臨軒決遣罪人○
右僕射蔣芾以母喪去位陳俊卿兼知樞密院事言於上曰臣自叨
執政之列每見三省密院被內降旨揮苟有愚見必皆密奏多蒙
納為之中止然比及如此已為後時今以參預自負奏行政令欲乞
自今內降恩澤有未允公議者容臣卷藏不示同列即時繳奏或次
日面納上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俊卿每勸上親忠直納諫革抑僥
倖肅紀綱講明軍政寬恤民力異時統兵官不見執政俊卿言台三
五人從容與語察其材智所堪而密記之以備選用於是
之言多所聽從大抵政事復歸中書矣○龍大淵既死上
召之陳俊卿曰自陛下出此兩人中外無不稱誦聖德

孝宗乾道四年

大失天下望臣願先罷去上感其言遂止不召○贈王悅官悅知衢
 州死之日百姓巷哭即為立祠於徐偃王廟其喪出城百姓號慟聲
 振原野悅愷悌慈祥視民如子是春乏食悅發廩勸分使百姓不至
 失所自中夏關雨悅竭誠祈禱絕不茹葷早晚一粥凡月餘日題之
 壁間有乞為三日之霖願減十年之壽之語竟以是卒詔贈直龍圖
 閣仍宣付史館○八月乙巳度支即官劉師尹論頃年因軍須額外
 創添賦入欲乞漸次裁減以寬民力上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為百
 姓又論漢宣帝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上曰宣帝中興只此數語今
 吏不稱職所以民未受實惠○癸丑知溫州胡與可以支常平錢五
 百貫并係省錢五百貫賑給被水人戶自劾上曰國家積常平米政
 為此也可放罪○是月行乾道曆初將統元紀元曆與劉孝榮所獻
 新曆委官測驗互有疎密遂令太史局參照新舊行用尋禮部侍郎
 程大昌言新除曆官互有異同難以參照而新曆比舊曆則為稍密
 遂詔令太史局施行新曆以乾道曆為名未幾禮部郎李壽言曆久
 必差自當改法恭惟列聖臨御未有不更曆者獨靖康偶不及此今
 統元曆行之既久其與天文不合固宜况曆家皆以為雖名統元其
 實紀元若紀元又多歷年所矣曆術精微莫如大衍大衍用於世亦
 不過二十四年後學膚淺其能行遠乎隨時改曆此道誠不可廢抑
 嘗聞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夫驗無以知其是失
 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劉洪要言至論也舊曆差失甚多不容不
 改而新曆亦未有明效大驗但比舊曆稍密爾觀初景密後猶漸差
 初已小差後將若何故改曆不可不重也仁宗用崇天曆自天
 聖至皇祐其四年十一月月食曆家言曆不效詔以唐八曆及本朝
 四曆參定曆家皆以景福為密遂欲改曆而劉義叟獨謂崇天曆頒
 行逾三十年方將施之無窮兼所差無幾不可偶緣天變輕議改移
 又謂古聖人曆象之意止於敬授人時雖則預考交會不必吻合辰
 刻辰刻或有遲速未必獨是曆差仁宗從義叟言詔復用崇天曆義
 叟嘗學為太廟第一副陽脩司馬光輩皆以此為非崇天曆既復用又
 十三年至治平二年始改用明天曆嘗言臣等比遷官後二年明
 天曆課熙寧二年七月月食又不效仁宗遂復用崇天曆等皆在所
 遷官崇天曆復用至熙寧八年始更用崇元曆奉元曆議沈括實王
 之明年正月月食奉元曆遠不如崇元曆修曆法因人姓名括具奏辨

學示此道四年

用才
正

讀尚
書

治生
罪

故賢得不廢先儒蓋謂括強解不深許其知賢也然後知義變所稱
止於敬授人時不必輕改移者不亦至言要論乎欲乞朝廷察二
劉所陳及崇天明天之興廢申節賢官加意精思勿執今是益募能
者熟復討論更造密之便與天台庶幾善後之策也詔送人史局仍
令諸路求訪精通曆書之人○六月十一日禮部員外郎李壽論對論
科舉等事上曰科舉之文不可用老莊及佛語若自修於山林何害
儻入科場必壞此事○甲戌戶部郎官宣遠奏任賢所能周室中興
於賢曰任於能曰使則賢能之任使固不同今以刀筆之小才奔走
之俗吏謂之使能此不可不察上曰論得甚好○癸未新差權發遣
衢州劉夙奏對論朝廷不當顯以才取人上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
人之才小人而有才虎而翼者也入王之要在於辨邪正○冬十月
辛卯前四川制置使汪應辰面對讀劄子至畏天愛民上曰人心易
息鮮克有終當以為戒上又曰朕日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應辰
奏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然一部尚書中君臣更相警戒言語雖多
要皆不出此道聖訓及此實天下之福○是月蔣芾起復左僕射陳
俊卿右僕射芾辭乞終喪詔從之先是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
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某人上命召之俊卿與同列請其所自上
曰王琪稱其有才俊卿曰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
上曰卿等可召問之俊卿召琪責之琪皇恐不知所對會揚州案昨
琪傳旨增築州城今已訖事俊卿請於上則初未嘗有是命也俊卿
曰若爾即琪為詐傳聖旨此非小利害也容臣等熟議以聞退至殿
廬遣吏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俊卿亟草奏言曰王琪妄傳聖旨移
檄邊臣增修城壁此事係國家大利善朝廷入紀綱而陛下之大號
令也人主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今琪所犯如此此而不誅則亦
何所不為也哉謹按律文詐為制書者絞惟陛下奮發英斷早賜處
分於是自有旨削琪官而罷之先是禁中密旨自下諸軍者朝廷多不
與聞有某官張方者因其事發覺後卿方與同列奏請自今百司承
受御筆處分事宜並須申朝廷奏審方得施行○報至是因琪事後
以為言上乃悅而從之事下兩日則又有旨命俊卿語同列
曰反汗如此必關牒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相率為之耳即其奏曰三
省密院所以行陛下詔命也百司庶府所以行朝廷號令也詔命之
出於陛下號令必由於朝廷所以謹出納而杜奸欺也

卷之四

憲著

陳俊卿申
理劉

大廟
于第

魏揆
之乞
黜王
安石
父子
而爵
程氏

在令申比但以來漸至隳紊臣等昨以張方之事輒有奏聞及此踰月又因王珙奸妄之故陛下赫然震怒然後降出聖慮亦已審矣聖斷亦已明矣中外傳聞莫不歎服而昨日陛下諭臣等曰禁中欲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而又有此指揮夫臣等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今三衙發兵則密院不可不知令戶部取財則三省不可不知耳豈為此宮禁細微之事哉况朝廷乃陛下之朝廷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出內陛下之命令耳凡事奏審乃欲取決於陛下臣等非敢欲專之也况此特申嚴舊制亦非創立新條而已行復收中外惶惑且將因循觀望并舊法而廢之為後日無窮之害則臣等之罪大矣或恐小人因此疑似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更望聖明深賜体察翌日面奏上色甚溫頤謂俊卿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先是劉珙進對語切遂忤上意既退御筆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俊卿即藏去密具奏言前日奏劄臣實草定珙與王炎畧更一兩字即以投進以為有罪則臣當先罷若幸寬之則珙之除命臣未敢奉詔也明日復前申請且曰陛下即位以來容納諫諍躡貌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乃以小事忤旨而獲罪如此臣恐自此大臣皆以阿諛

順指為持祿固位之計非國之福也上色悔久之又奏言珙正直有才畧肯任怨臣所不及願且留之上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俊卿曰珙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上然之乃以珙為江西帥俊卿退又自劾草奏抵突被命稽留之罪上手札留之俊卿請益堅上不許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上於是有意相俊卿矣不數日而有是命○大閱于茅灘上親御甲冑指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賞有加焉○十二月戊子朔○是月召魏揆之以諸司薦其行高識遠學術該通孝於親友於弟召赴行在至是入對上曰治道以何者為要揆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為要詔揆之議論可采賜同進士出身除大學錄將釋奠孔子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揆之先事白宰相曰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唱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為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大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其次尤當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皆不見者則移書杜門以書質責

孝宗乾道四年

義士 西川 文裕

陳俊 卿諫 徽黃

不任 言

宰相語尤切撥之前已數數求去遂以迎親于告歸行數日罷為台
 州州學教授撥之自少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
 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尋以病卒聞者惜之按三已見紹○先是
 福建諸司薦興化軍仙遊林彖行義召不至諸司又薦彖行義授迪
 功郎添差本軍教授○是歲蠲廣德軍月椿錢○湖廣總司申江鄂
 荆襄三處軍馬歲約用九百八萬四千餘貫○四川宣撫使虞允文
 奏興洋之間紹興初義士係籍者以七萬計今所籍興元洋州大安
 軍共二萬三千人有奇其金房等州雖未申到約亦可得三萬人則
 西師之勢壯矣歲可免六七百萬之費而獲四五萬人之用其為利
 便甚明○有以四明銀鑛獻者上命守臣詢究且將召冶工即禁中
 鍛之陳俊卿奏曰陛下留神庶務克勤小物然不務帝王之大而屑
 屑乎有司之細臣恐有識之士有以窺陛下也况彼懼其言之不副
 則其鑿山愈深役民愈衆而百姓將有受其害者夫天地之產其出
 無窮若愛惜樽節常如今日則數年之後自當沛然但願民安歲稔
 國家所少者豈財之謂哉請直以其事付之明州使收其贏餘以佐
 國用則亦不至於擾民矣此事當是俊卿為參政時然不得其月日如附此年之末

己丑乾道五年春正月戊午朔○是月徐子實新知無為軍陳獻屯
 田利害上以其可采遂除大理正充措置兩淮屯田官○二月辛亥
 中書舍人汪洵奏而給事中又於制敕有誤許其論奏而給事中又
 所以駁正中書違失各盡所見同歸於是近年已來間有駁正或中
 書舍人給事中列銜同奏則是中書門下混而為一非神宗官制所
 以明職分正紀綱防闕失之意○壬子又言詔令之出始於中書又
 經門下審覆然後付分謂之成命近年以來往往書讀未定即已行
 下所屬或傳報於外詔制勅未經兩省書讀勿行○是月雨雹○罷
 制國用司以其事併歸三省戶房○三月戊午明州州學教授鄭耕
 道進對奏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對曰道理最大太
 祖皇帝屢稱善夫知道理為大則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上曰固不
 當任私意

臣留正等曰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萬乘之尊而屈於匹夫之
 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於其親與故者若不顧道理則曰
 予無樂乎為君惟予言而莫予為也私意又安得不肆壽皇聖帝
 因臣下論道理最大乃以一言蔽之曰固不當位私意嗚呼盡矣
 ○壬午淮西副總管王公述進對上曰到任應有事與郭振同共深

孝宗乾道五年

鷹擊
武科
及第

王炎
宣撫
四川

論抑
差著
長弊

陳俊
卿諫
駢射

熟議論淮甸義兵可依時教閱不可久勞有妨種耕如城修了當可
因往逐州軍按閱廂禁軍或見淮甸有大利便可具奏來○癸未臣
僚言國家置武學養士皆月書季攷以作成之而武臣登第止許參
選入監當錢穀之任銓部積壓猥多差遣艱得後雖許通注公邊親
民巡尉往往皆遠惡去處多不願受是致武臣及第之後所用非所
養甚非朝廷教育作成之意欲望睿旨將前後武舉及第之人其間
有兵機練達武藝絕倫可為將佐者許侍從薦舉乞賜召對量材擢
用或令注授屯駐諸軍機幕幹辦參贊軍謀庶幾有以激勸詔令監
司帥臣管軍侍從已上薦舉○是月親試舉人賜鄭僑以下及第出
身有差○命參政王炎宣撫四川仍舊叅知政事○夏四月辛卯左
祐劄子契勘楚州係極邊重地路當衝要本州之東地名鳧魚溝北
沙一帶抵接淮海與山東公海相對乞將本州兵馬鈐轄羊滋移往
前去置解舍警察奸盜緣元管海船二百餘隻搬運海州軍糧間探
之類甚為濟用其一帶正瀕淮海與射陽湖通濟地分闊遠誠恐本
官出巡臨時關官拘轄今欲荆置使臣二員專充管轄海船機察淮
海盜賊聽羊滋使喚從之○是月詔去歲災傷州郡流移人令常平

司所在收卹賑給○五月癸亥刑侍江大猷言國家立保正之法緣
法中許願兼耆長者聽故數十年來承役之初縣道必抑使兼克蓋
保正一卿之豪官吏百須可以仰給故樂於並緣以為已利凡有差
募互相對糾乞令諸路常平司相度或別有所見可行者限一月條
具來上俟到令本部參以見行條法立為定制從之○詔後省官置
言事籍看詳臣僚士庶言事詳擇其可行者條上○是月詔有司議
獄以法不得作情重奏裁○六月戊戌上御便殿初上御弧矢有弦
激之虞以致目青至是康復陳俊卿密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
語籍籍由臣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以致驚動聖躬虧損盛德非
細事也臣聞自昔人主處富貴崇高之極志得意滿道不足以制欲
則游畋聲色車服宮室不能無所偏溺而不得為全德之君陛下憂
勤恭儉清淨寡欲凡前山英主所不得免者一切屏絕顧於駢射之
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蓋神武之畧志圖恢復
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陛下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
腹心仗武猛之材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
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疊於千萬里之遠尚

學宗 萬善堂

軍時
諫擊
毬擊
酒飲

約東
監司
巡按

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又曰古之命大臣使之朝夕納誨以
輔德繩愆糾繆以格非欲其有以正君之過於未形唐太宗臂鷹將
獵見魏謩而遽止憲宗蓬萊之遊憚李絳而不行臣人微望輕無二
子骨鯁強諫之節致陛下過舉彰聞於外今誅將及身而後乃言亦
何補於既往之咎哉又曰弓矢之技人所常習而勇精然猶不免今
日之患况毬鞠之戲本無益於用武而激射之虞唯覺之變又有其
於弓矢者間者陛下頗亦好之臣屢獻言未蒙省錄今茲之失蓋天
之仁愛陛下示以警懼使因其小而戒其大也陛下試以弦斷之變
思之則向之盛氣馳騁於奔蹏擊逐之間無所蹉跌蓋亦幸矣豈不
為之寒心哉太祖皇帝嘗以墜馬之故而罷獵又以乘醉之誤而戒
飲遷善改過不俟旋踵此子孫帝王萬世之大訓也臣願陛下克已
厲行一以太祖為法則盛德光輝將日新於天下而前日之過何傷
日月之明哉○右諫議大夫單時亦上疏諫上面諭曰卿言可謂愛
朕前此時為侍御史嘗上封事言飲酒擊毬二事上大喜之詔輔臣
曰擊毬朕放下多時飲酒朕自嘗戒○賜孔璨官宣聖四十九世孫
也○秋七月丙寅宰執言近日上書論邊事者悉送兩編修官擇其

可行者與可去者或可留存者各以其類相從置簿抄上以備他日
採擇之用○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乙未中書門下省奏白劄子
寺劄丞簿學官大理司直密院編修之類謂之職事官朝廷所以儲
用人才比年以來往往差下待闕數政除授猥濫賢否混淆何以清
流品何以厚風俗欲望特降指揮今後職事官須見闕方得除人其
已差人却恐待次之久無闕可授乞朝廷稍復諸州添差釐務通判
簽判教授屬官等闕以處之他時職事官有闕却從朝廷於曾差下
人內選擇召用庶幾內外之職稍均朝廷紀綱稍正詔已差下人如
應赴在半年內許令赴上在半年外人各以資序高下除授一次其
所復添差等闕今後更不作闕三省常切遵守○是月以陳俊卿虞
允文為左右僕射○九月丁巳中書門下省勘會諸路監司近來多
不巡按官吏貪惰無所畏憚間有出巡去處又多容縱隨行公吏等
乞覓騷擾理宜約束詔諸路監司今後分上下半年依條巡按詢訪
民間疾苦糾察貪惰不職官吏仍具訪實以聞如敢依前容縱公吏
等乞覓騷擾當議重賞與憲○已未新江東運副程大昌朝辭上宣
諭曰近來監司多不巡歷卿為朕徧行諸州察守公職否民情寃抑

孝宗乾道五年

修軍
政十
事

監司
指道
本費

林栗
等言
祀禮

才德
之辨

悉以聞奏。丙寅起居郎林機論諸郡守臣欲郡計辨集而不恤縣道之匱乏致使橫斂及民。上曰甚不體朕寬恤之意且如稅賦太重朕欲除減但有所未及當次第為之機又奏曰諸處有羨餘之獻皆移東易西以求恩倖。上曰今之財賦豈得有餘今後若有獻朕當却之。壬申詔三衙諸軍應有違軍律弊事統兵官特與放罪差主帥措置日下盡行除革其軍校有因教閱損壞軍器官為給錢修補軍身火飯務令飽足不得多斂錢米却行減剋借差軍兵戰馬多破白直諸處窠役回易私占官兵悉行拘收入隊教閱務要軍政整肅諸處送到官員月給并應副索客及諸般名色培斂減剋陪填贏落以為私用等錢物並計贓論罪私借人馬亦計庸科斷其違戾統制統領將佐從主帥按劾以聞當議重賞典憲主帥失於糾舉亦重作行遣先是樞密院奏國家撫養戰士全籍主兵官督責教閱以備緩急使喚近來三衙諸軍統兵官循習私意恣為不公顯是有害軍政逐條具十一事乞行懲革故有是詔。○是月復監司避本貫法。○是秋令監司帥臣職否守令。○太常少卿林栗等言竊惟祀帝于郊在國之南就陽位也國家舉行典禮歲中祀上帝者四春祈夏雩秋享冬報其二在南郊圓壇其二在城西惠照院望祭齋宮蓋緣在京日孟夏大雩別建雩壇於郊立之左季秋大享有司攝事就南郊齋宮端誠殿今城西望祭齋宮於就陽之義無所依據欲望詳酌除二歲親祠自有典故外其有司攝事歲中四祭並即圓壇以遵舊制從之續禮部侍郎鄭聞等言國初沿襲唐制一歲四祭昊天上帝於郊立謂祈穀大雩享明堂祀圓立也惟是明堂當從屋祭元祐六年從太常博士趙叡之請有司攝事乃就齋宮行禮至元符元年又寓於齋宮端誠殿竊見今郊立之隅有淨明寺欲乞遇明堂親饗則遵依高宗皇帝紹興三十一年已行典禮如常歲有司攝事則當依元祐臣僚所陳權寓淨明寺行禮庶合明堂之義從之。○冬十月庚子臣僚言陛下臨御之初約東州縣受納苗米多收加耗法禁嚴甚而近年以來所收增多逮朝廷拋降和糴却以出剩之數虛作糴到所得價錢盡資妄用乞申戒州縣杜絕弊倖庶寬民力從之。○是月振溫合州水災守臣不以聞各降官落職放罷監司各降一官。○十一月甲寅守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林機論司馬光有言君子以德勝才小人以才勝德才德之辨願陛下察之上曰朕於此未嘗不加察但恐有

所未盡漢高祖名知人謂陳平智有餘難獨任周勃重厚可屬大事
 蓋得此道○丁巳御書御製用人論賜宰臣陳俊卿等○已未林機
 奏本朝慶曆二年歐陽脩建言臣僚奏事退令少留殿門候修注官
 出面錄聖語至七年王贇始請只令備錄閣報遂為定制是以仁宗
 皇帝之朝道德教化之源禮義刑政之具載在國史最為詳悉由史
 官之職也○近世以來臣僚奏事例以不得聖語為報伏覩在京通
 用令諸進對臣僚有親聞聖語應記注者限一日親錄實封報門下
 中書後省事干機密難於錄報者止具因依申知又勅應記注事不
 報門下中書後省者以違制論欲乞睿旨降付兩省檢舉前件條令
 庶幾得以特書大書垂信萬世詔檢坐見行條法申嚴行下○辛未
 給事中兼侍讀胡沂進對論朝廷命令當謹之於造命之初上曰三
 代盛時如此卿職當繳駁事有當言勿謂拂主上拂宰相而不言○
 是月令守臣毋得薦舉通判有獲行著聞職事修舉者許監司列銜
 保奏○嚴監司郡守選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各舉京朝官以上三人
 保任終身限五日聞奏見任即官不在薦舉之數○十二月甲辰祕
 書監兼史院編修李壽言臣竊見太平興國二年初修太祖實錄命

李昉等同修而沈倫監修五年成書及咸平元年真宗謂倫所修事
 多漏畧乃詔錢若水等重加刊修呂端及李沆監修二年書成視前
 錄為稍詳而真宗猶謂未備大中祥符九年復詔趙安仁等同修王
 旦監修明年書成太宗實錄初修於至道再修於大中祥符九年神
 宗實錄三次重修哲宗實錄亦兩次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所以屢修
 則與太祖太宗異蓋不獨於事實有所漏略而已又輒以私意變亂
 是非紹興初不得不為辨白也○誣謗雖則辨白而漏畧固在然猶愈
 乎近所修徽宗實錄蓋徽宗實錄疎舛特甚史院已得旨修四朝正
 史竊緣修正史當據實錄實錄儻差誤不可據則史官無以準憑下
 筆乞用太祖太宗故事將徽宗實錄重加刊修更不別置司局只委
 史院官取前所修實錄子細看詳是則存之非則去之闕則補之誤
 則改之實錄先具正史便當趣成又言臣近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自
 建隆迄治平自合依詔旨接續修進乞許臣專意討論徽宗一朝事
 迹纂述長編既具即可助成正史○是月張栻新除嚴州入見時宰
 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且謂栻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意栻不吝
 見上首言曰先王所以建功立事無不如志者以其宵中之誠足以

感格天人之心也。陛下試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胷中之誠者乎？有則剋而去之，使吾中宿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理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且欲復中原之士，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當先有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求所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者，無他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若中原之內，聞吾君愛惜百姓如此，又聞百姓安樂如此，則其歸孰禦？上曰：誠當如此。况中原之人，本吾赤子，必襁負其子而至矣。試又奏：今日誕謾之風，不可長。至如邊事，須委忠實不欺之臣，不然，或有誕謾，豈不誤陛下倚任？上曰：若誕謾必至，誤國事。試又奏：先聽其言，却考其實。此所謂敷奏以言，明庶以功。試至郡問民疾苦，首已丁鹽絹錢太重，為請詔蠲其半。○降會子二十萬貫，行兩淮漕司收換銅錢，兩淮州郡並以鐵錢及會子付使。○是冬，措置兩淮陳子實言：準指揮復置萬弩營，今乞以神勁軍為名，合行事件，乞並隸屬官田所兼，乞下淮東漕司就真州計置營寨。又遇招到萬弩手，以本軍忠勇使效為名，支給例物，并免戶下科敷差役及三百前稅賦，並從之。

宋監廿五

庚寅 乾道六年春正月壬子朔。○是月黃中入對，初中兼給事中，內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中皆不書讀。安穆皇后家當賜田，而奪殺前軍所買田，以自入軍士，以為言事。下戶部尚書韓仲通不可，而侍郎錢端禮奏予之。中復封上群小，因是媒孽，中遂罷去。諫官尹穡，詆中為張浚黨。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即告老。至是上思中老儒，召赴闕，引對中，因復以前奏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者為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戮天之讎，固非久安之計。言戰者復為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為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上皆聽納。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中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梓宮罷天申錫宴也。中前在禮部論止作樂事中，去踰年卒。用之是年，又將錫宴中，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不可一日無。欽宗梓宮遠在沙漠，臣子未嘗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如魯告朔之餼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而盡。陛下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不盡忠孝於君親哉？中未滿歲，即乞告老。且陳十要道之說以獻，且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

孝宗 乾道六年

治不
罪

省諸
司吏
員

罷四
制
司

人才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辦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覈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為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職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而陳方畧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者省財之要道也。○甲子，詔真州六合縣遺火延燒居民寨屋，統制官錢卓並不用心救撲，顯是弛慢不職，可降三官。○丙子，建康都統制郭振言已降，指揮令振同淮西總領相度揀選屯田，堪披帶人充入隊帶甲，不堪披帶人，且令依舊屯田於所得子利內約度支給養贍，契勘屯田官兵共約三千餘人，其每年所收物斛大段數少，若將不堪披帶官兵止於所得子利內支給養贍，委是不給乞將屯田諸莊內除巢縣界拓泉莊各召歸正人耕作外，其和州界屯田並行廢罷，將見占官兵拘收歸軍，詔其田令和州召人租田，如無人即估價召人承買。○是月，戶部言自放行度牒已賣一十二萬餘道，今考近年所納免丁錢止增三五萬貫，顯是州縣侵隱，望行下諸路提刑司檢察括責盡數入經總制帳，每季起發從之。○二月壬午朔，○是月，詔均役限田，畧曰：朕深惟治不加進，夙夜興懷，思有以正其

本者，今欲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深思熟計為朕任此而力行之，其交修一心毋輕懷去留，以負委託。○三月壬子朔，戶部侍郎葉衡言：二務場每歲所收入納茶鹽等錢，依指揮比較，如有增羨，方理賞切，慮將別色應數欲乞立定歲額，行在八百萬貫，建康一千二百萬貫，鎮江四百萬貫，收赴及額方得推賞。○是月，省諸司吏員。○罷淮東總領所併歸淮西，仍以總領兩淮浙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所為名。○復都大發運使，以史正志為戶部侍郎，江浙京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以江州置司尋降緡錢三百萬充糴本，戶部一百四十萬，左藏南庫一百六十萬，尋命總領並兼發運使。○罷鑄錢司，以其事歸轉運司。○罷四川安撫制置司併歸宣撫司。○夏四月乙未，校書郎劉焯奏蜀中毀錢以為銅而乃欲權其銅以鑄錢，上問蜀中有出銅處否，焯對蜀中銅山但有名耳，祖宗時嘗權其銅額不過三百六七十斤，上曰：元來所出只如此，焯奏不但止如此，亦自元無之，沈該嘗作相建議，令權銅山之銅，時王廷之令而已，上曰：如此豈可。○劉焯又奏：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事上問衛文公能致富莫只是節儉所謂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否。焯奏作傳者但記其恭儉之事。至於文公操心自別有道所謂秉心塞淵是也。若如此沈審即無輕發之上。自不枉過歲月。所以如期致富也。上曰極是極是。○焯又奏論崇觀以後政事多不要其終曰引法曰鈔法曰方田水利曰官田曰水運曰開邊上曰此皆崇觀創爲之否。焯奏崇觀皆以紹述爲名。建立政事人多乘時獻言。故多所更張。上曰獻言者固是迎合朝廷聽之亦太不審。焯奏治平以來君子小人消長事。上曰朕每痛念自治平以前都無事皆自王安石唱之。其後章子厚蔡卞繼之。至靖康間大臣猶庸繆無狀更不曾畫一策。以至敗亂。焯奏大抵君子消之幾盡。小人既去則不用庸人。上曰極是。朕每以此爲戒。上又曰大抵小人之進多因迎合。朕每誦兩句云不察察以爲明不穆穆以爲恭。小人察之亦豈勝察。但令無可迎合足矣。○令淮東萬弩手候秋成日依淮西路一躰教閱施行。時陳俊卿爲相。奏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公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所民兵合首其賊相爲掎角。以壯聲勢。而又言於上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守邊面。可壯軍勢。而樂音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爲詞。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躰固自不至大擾矣。上意亦以爲然。詔即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五月癸丑。臣僚奏每遇大禮。凡所須之物。動以千萬計。有司但依例拋降。近處州郡收買。州郡則責辦於屬邑。屬邑則取足於平民。並不支還價值。又輦運所費不貲。交納之際。老姦宿職。邀阻乞取。人受其弊。無不怨嗟。臣謂三歲一舉。希闕之典。豈不能捐十數萬緡錢。選清強官於近便處置場。和買或許客旅販賣。依時價交易。嚴立賞罰。絕去姦弊。變怨嗟爲謳歌。如此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和氣不召而自至矣。詔從之。○辛酉。校書郎蕭國梁論漢武帝承富庶之後。而有虛耗之弊。蓋用之者多不止。爲征伐也。上曰不獨漢武帝爲然。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運。未有不節儉。當承平之後。未有不奢侈。朕他無所爲。止得節儉。又論鹽鐵商車緡錢等事。皆取民無藝。上曰正不必如此。又論今日坑冶不必搜茶塩不必外爲之法。上曰祖宗茶法已盡。是誠不可更變。

聽言 功賞

治天 下以 理

詔戒 士夫 風俗

募者 戶壯 丁

古之為國家者類皆成於節儉而敗於奢汰故卑宮室惡衣服禹所以具至禁則以瑤臺瓊室而亡矣不迹声色不殖貨利湯所以具至紂則以酒池肉林而亡矣自三代以至漢唐靡不然者 壽皇間蕭國梁用財之說及覆論議深懲漢武之夫至謂他無所為止得節儉此與禹湯之意若合符節誠百王之軌範也

○甲子前知廣州龔茂良進對上曰廣南在祖宗朝多以重臣分鎮後來士大夫乃以入南為憚南方農事近來如何茂良奏嶺外土曠人稀亦多不耕之田蓋緣頃歲湖寇侵擾廣東人戶流移今漸次復舊因論奏聽納之道當以功效成否責言者若未見功效而遽賞之恐好言利害之人紛然競進上曰敦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豈可未見效便賞言者茂良奏其下文明言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蓋恐反此復為預防之說以告舜上曰正是如此○庚午戶部狀已降指揮自行在至建康府公路征稅頗繁可省者省之今措置臨安府自北郭稅務至鎮江府沿路一帶稅場內地里接近收稅繁併去覩合行省罷庶幾少寬商賈詔從之○癸酉新知泉州胡銓進對讀劄子至臣嘗恭聞聖訓有及於唯禮不可以已之說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上曰朕記得曾與卿說禮之用甚大於是詔胡銓可與在京官觀兼侍講○甲戌詔曰朕嗣承大業所賴薦紳大夫明憲度總方畧率作興事以規恢遠圖厲者訓告在位申飭檢押使各崇尚名節恪守官常而百執士之間翫歲愒日苟且之俗猶在誕謾之習尚茲便文自營以為智摸稜不決以為能以拱默為忠純以繆悠為寬厚隆虛名以相尚務空談以相高見趨事赴功之人則舞筆奮辭以沮之遇矯情沽譽之士則合從締交以附之甚者責之事則身媮激之言則氣索曾微特立獨行之操安得伏節死義之風豈廉耻道喪之日久而浸漬所入者深歟抑告戒懇惻未能孚于衆也繼自今其洒心易慮激昂砥礪毋蹈故常朕則爾嘉或不從朕言罰及爾身弗可悔○乙亥臣僚言保正之役為良民之害願行者長之法募民之有產者為之罷去保正之役臺諫戶部看詳言檢會元豐八年十月指揮耆戶長壯丁之役皆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欲下兩淮路權依此給在直募耆戶壯丁從之○戊寅詔舊設兩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失給舍則正於未然之前臺諫則勅於已然之後故天下事無不理今任是官者往往以封駁章疏太頻憚於論列深未盡善今後給舍臺諫凡封駁章疏之外雖

子示 國 卷 六 年

是事之至微亦無致忽少有未當可更隨時詳具奏聞務正天下之
 事○左僕射陳俊卿罷虞允文之始相也建議遣使金虜以陵寢為
 請俊卿面陳以為未可復手疏言之事得少緩允文至是復申前議
 一日上以手札諭俊卿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者四十餘年
 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為如何俊卿奏曰陛下痛念陵寢思復故疆
 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庶虜國恥然性質頑滯於國
 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為嘗試之舉是以前日留班面奏欲
 俟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間又
 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
 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
 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矣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惟陛
 下察之繼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為請三上乃許出知福州陛辭猶勸
 上遠佞親賢修政事以攘夷狄使未可輕遣允文遂遣使竟不獲
 其要領○初吏部尚書汪應辰舉李廌應制科旨召試擢中書舍人
 林機言堂詞業未經後省平奏且獨試非故事俊卿奏元祐中謝宗
 亦獨試機蓋為人所使耳上詔俊卿詰之乃機與諫官施元之密謀

以是沮應辰而對上又不以食二人因此遂罷應辰竟以與右相論
 事不合求去俊卿奏應辰剛毅正直乞留之因數薦應辰可為執政
 上初然之而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益向允文而俊卿亦數
 求去矣○俊卿在相位曾觀官滿當代度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浙東
 總管處之上曰觀意似不欲為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出觀及大淵
 中外無不歡仰盛德今外間竊議以謂觀必復來願陛下捐私恩以
 伸公議上稱善久之俊卿既去觀亦召還遂建節旌使相以躋保
 傅而士大夫莫有敢言者矣○閏五月壬午詔廣東運判劉凱特降
 兩官以凱嘗奏曾造之最至是造犯贓凱以失舉坐罪故也造前知
 潮州以贓敗除名勒停編管南雄州仍籍沒家財又前知橫州皇甫
 謹以侵盜官物入己特貸命刺配梧州○甲申刑部狀據建康府司
 法參軍趙善寅申準勅節文今後權將勅律內應以縮定罪之法更
 遞增一貫通四貫足斷罪外有勅內以錢數定罪擬欲一例遞增一
 貫乞備申朝廷又刑部狀據太平州申亦為上件事並送部看詳本
 部乞將應紐縮定罪更增一貫通作四貫其以錢定罪者亦合一躡
 更與遞增一貫詔從之○壬辰鎮江府金壇縣布衣陳士英上書秀

孝六示 乾道六年

州有大辟公事送鞠於常州勘官邾次雲行司張濤臨鞠結案其人枉就死地後致正殺人者出官首身秀州取元行案張濤本縣隱蔽夫前冤枉之獄既如此後容吏之罪又如此有公道乎躰上意乎刑獄之大者尚如此矧其小者灼見其弄法矣詔令呂正已躰究申尚書省○已亥臣僚言方今重征之弊莫甚於松江如斬之江口池之鴈自昔號為大小法場言其征取酷如殺人比年不止兩處凡汴流而上至於荆峽虛舟往來謂之力勝舟中本無重貨謂之虛喝宜征百金先拋千金之數謂之花數搔擾不一欲乞行下松江諸路監司嚴行禁革及刷泐江置場繫併處取旨廢罷從之○壬寅詔江東諸郡多有被水去處漕臣黃石不即躬親按視止差縣官前去顯是弛慢可降兩官○癸卯詔江東運司將建康府太平州被水分縣四等五等人戶今年身丁錢並與放免一年不得巧作名色依舊科取如有違矣令監司按劾許人戶越訴○丁未詔入內侍省東頭供俸官徐攷叔為不合請求去法特降一官送吏部與遠小監當○是月詔諸州入納解發並用錢會中半○范成大為祈請使為陵寢受書二事也虜復書畧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維以為言援曩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於旅柩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願信誓之誠安在自紹興和戎後定受書之禮及乾道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復御座上頗悔之先年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李若川質虜尊號悉命口陳祈削此禮不報至是虞允文議遣使上問誰可使者允文薦李壽及成大退以語壽壽曰今往虜必不從不從必以死爭之是丞相殺壽也更召成大告之成大即承命○兵部尚書黃中嘗從容奏曰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今欽廟梓宮未返朝廷置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心且雖夷狄之無君或以是而窺我矣上異其言比成大致書虜果以為詞云○詔遣使本為祈請祖宗陵寢而臣下妄興異論可見不忠不孝吏部尚書陳良祐可放罷送筠州居住時議遣使往請陵寢良祐上疏爭之故也○置舒州鐵錢監從發遣使史正志之請也每歲以五十萬貫為額○六月辛亥詔諸路監司責任非輕近來多有闕官去處可檢照累降卿監即官更迭補外指揮施行○壬子內拋降郊祀詔曰要當一純二精務及吉

乾道六年

獨之饗蓋為群黎百姓匪專服御之華○丙辰權肝胎龔盜奏本軍去秋早申告朝廷於高郵軍撥米二千石賑貸今二麥收成見在總所牒催還已一面告報人戶情願具到收成熟田每畝送納課子小麥三升補助支遣勸會龔盜所陳上緣總所拘催先借撥過高郵軍椿管米二千石致上件申請特與除放○癸亥軍頭司引見臨安府疎決罪人

恭聞真宗皇帝咸平之四年嘗勅三司引逋負官物人于宗政殿上親臨問釋二千六百餘人除二百六十餘萬緡越明年又闕逋負名籍釋囚一千一百六十獨物八萬三千信史書之天下誦之以謂堯舜三代之仁政不能加毫末於此今壽皇聖帝哀矜庶獄蒐講舊典屢屢當暑引見繫囚尋降赦書悉從末戒仁哉壽皇聖帝之心真宗皇帝之心也

○丁卯新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張栻進對奏近日陛下治徐考叔請託之罪併及徐伸罷之英斷赫然臣為諸臣言陛下懲姦不私於近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上曰朕意正欲羣臣言事如其不言是負朕也又奏謀國當先立一定之規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以底于成上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况謀國而無定規乎○辛未臣僚言切見勅令所書成欲進愚謂所書蓋君子所盡心者金科玉

條不容有改况其利害禍福所係非輕欲望朝廷曲加參訂所貴求有成法天下幸甚詔委兩省侍從審覆訖取旨進呈○甲戌權發遣靜江府李浩朝辭進對上諭益事曰相度以聞官吏貪虐庸懦不任職奏來○乙亥趙廓權發遣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回朝見進對論治軍務要嚴整又論州兵須以正兵夾習上曰嚴整乃治軍之要州兵當兼正兵同赴功廓奏臣所陳皆今日軍政之弊○時宰臣謂虜衰可圖建遣泛使往請陵寢士大夫有指其非是者輒斥去之是月吏部郎中兼權起居郎張栻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為已乖而度之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戰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為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於是栻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日起栻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栻曰比年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

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之默然。久之，拭因出所奏疏。○秋七月癸巳，詔鄂州建岳飛祠宇，以忠烈廟為額，從州人之請也。○甲午，臣僚奏切以省官不如省事，古之格言也。國家循襲近世文弊之極，上下苦之，且及中外。正無事時，蚤計所以更革，省去繁文，漸就簡質，欲望陛下委自朝廷，博訪官司，凡有行遣迂回者，各令日下條具，蚤為更革。事既漸簡，日多閑暇，而以圖回萬務有餘裕矣。詔從之。○丙午，權戶侍王佐言：今之戶部，即祖宗時三司之職，國之會計出納無所不統。比年朝廷創立南庫，本以豐儲蓄備，緩急而不知者，以為割戶部經常之費為別庫，積積之資，殊不知財之在南庫與戶部則一也。今欲將戶部所入，根攷括責造，成簿籍，勾稽驅磨，俾無滲漏，月終以實收支之數，申奏歲終會計，其盈虛或經常用度之餘，有積積剩數，除量留一月約支外，盡以歸之朝廷。或朝廷有非泛支用，亦合聽戶部開具申陳，取撥不惟事切一躰形跡不存，亦使有無相通，不誤緩急。詔專委王佐攢造簿籍。陸之望同措置。○八月己酉，新權發遣衢州胡堅常進對奏廣糴常平。上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水旱不足憂矣。卿所奏甚好。

新福建轉運副使沈樞進對奏州郡水旱去處乞留轉運司和糴米。接續常平賑糴。上曰：即為施行。○戊午，新權知筠州葛祺進對論恢復大計。上曰：盛衰禮之必然。又論東南之兵可用。上曰：會稽八千人，破秦在用之如何耳。又論建康戰船乞修葺添造。月具數目申奏。上曰：甚好。已令修葺。○新權知饒州江璆進對。上曰：卿向來所陳鹽利甚好。廣南田可耕否？何不勸誘鄱陽近地大郡，卿宜加意治之。如二廣上又曰：鄱陽所出瘠薄，卿宜有以拊卹之。○丙寅，新知真州常禔進對奏寬民力事。上曰：不可擾及百姓。民兵切留意。○臣僚言：比年監司郡守近朝廷者固已極一時之選，而地遠者未能悉稱。陛下東求之意，今畿甸之民州縣一不得其情，則之臺之省，以至搗鼓必徹而後矣。遠方之民，縣不見省，則愬之州州不見省，則愬之監司。監司又不見省，則死且無告矣。欲望陛下益加宸慮，如除授遠地監司郡守，比及地為加審委，臺諫訪問糾劾，比近地為加嚴詔從之。○癸酉，大學正薛元鼎進對論周之名將南仲為武成王同時之將，乞改配食武成王。上喜，以謂南仲之孫皇父猶為宣王中興之將，便可施行。又奏太學釋奠輪差南班宗室陪位觀禮。今差武舉從祀已定，乞令

孝宗 乾道六年

不用人
小過

將帥
先民

十大
夫不當
風俗

親隨
法令

三衙管軍及環衛官輪陪位觀禮上曰亦使之知○知寧國府姜誥
劄子今來合於十月內措置修圩濟養圩戶飢民除以委官前去相
視料度工役續具申聞外今採訪得今來所壞圩岸比之紹興年內
所費多所減省兼有合行門決除廢去處見行相度亦當具申朝廷
詔其餘州軍有圩岸損壞去處令守臣依此措置修整仍具工役去
處申尚書省○甲戌右朝請大夫呂游問進對論祖宗成法上曰言
事者未必盡知利害便與更張○是月復勅令所○九月壬寅新權
發遣衢州施元之進對論用人責小過太詳上曰今日之弊正在此
細故雖畧焉可也漢高宗不以小行而廢陳平唐太宗不以怨仇
而廢魏謏卒之謀謨諫諍皆為各臣其理蓋昭昭也觀守臣論用
人責小過之失而壽皇灼知為今日之弊聖謨洋洋如天覆物人
才之在天下孰
非可用者乎

○是月詔役法為下三等戶之害並以官民戶通差○池州都統吳
總朝諱上曰將帥難得人故文臣中擇鄉將帥須先民事後統軍○
冬十月戊申權發遣興元府王之奇奏伏覩歸正官承信即劉湛右
池功郎劉師顏父子等保護陵寢忠義事節湛子師荀師顏與其親

黨幾五十人深念祖宗德澤不顧夷狄殘暴謂聖朝陵寢不可犯謂
腥膻醜類非我君共甘一死以支逆虜之盜伐連年繫獄子死婦亡
衆人聞此為之骨驚而湛父子含笑受之非天資忠義何以至此詔
承信即劉湛特轉兩官劉師顏改右承務郎陞擢差遣秦世輔特轉
一官陞克正將仍宣付史館○癸丑湖南轉運副使黃鈞進對奏論
士大夫風俗不振上曰君相不當言命士大夫不當言風俗士大夫
風俗之本也又論水旱上曰當早為之備○丙辰知信州林機進對
因論昔曹彬下江南太祖皇帝斬一節度使不予近世為將者未嘗
有戡難破敵之功爵賞過厚至於極人臣之位願陛下鑒是為駕馭
之術庶可責效於異日上曰此實人主礪世之術也○丁巳權知襄
陽府司馬倬奏父故試兵部侍郎朴乞賜諡得旨特與贈諡太常寺
欲擬諡曰忠肅危身奉上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詔司馬朴賜諡忠潔
○甲子禮部尚書劉章進對奏臣聞李德林在隋開皇初與修勅令
請于朝謂欲有更張者當以軍法從事夫法之弊也故修之修之而
未必皆當與衆共議之可也乃欲脅之以軍法其以不仁甚矣仰惟
陛下清心遠覽命官取新舊法并前後勅旨緝而修之越歲書成廼

孝宗乾道六年

後事
之序

後置
臣刑

張試
論如
祀陰
情

張試
論如
祀陰
情

郡守
以治
兵為
最

以奏御而丙夜之觀尤為詳悉其間有未便於人情未安於聖心者莫不朱黃識之稍或可疑必加改定然後盼行欲望播告中外惟新書是遵上曰朕已看一遍亦異乎隋高祖之事矣詔從之○癸酉新江西轉運判官芮輝進對上曰卿當先正士大夫風俗次則民間訟牒早與裁決其次則漕運卿所陳甚好有合理會奏來○是月復武提刑先是陳俊卿在相位日御札依祖宗舊制復置武臣提刑俊卿言此職自景德以來置復不常今用文臣一員亦無闕事負外增置徒為煩擾乃止至是卒置之○造會計錄從都大發運使史正志之請也○十一月丁丑朔詔淮南轉運司今後使人往來應副舟船並責令篙梢結罪如敢般載錢寶一文以上過界流配一貫以上及憑恃貴勢抑勒裝載並依軍法施行若篙梢隱匿與犯人一等斷罪仍許人陳首若錢數多取旨陞擢漕臣不行覺察重行黜責○壬午郊○乙酉大禮慶成臣僚劄子伏見郊祀陰雨連日自聖帝致齋酌獻景靈宮天宇澄霽祥煙瑞霧環繞殿楹回鑿太廟又雨至夜漏四刻陰雨頓開星斗燦然行朝饗之禮焉明日駕如青城亦晴道旁觀瞻其盛霏微凍雨還作將祭之夜駕幸大次更衣數星燁然現于雲表

及登壇樂作四郊雲陰尚盛獨歲星中天靈光下燭終禮成不雨行禮之次差官巡杖至城門雨大霽獨泰壇無有此皆聖上寅畏格于上天天意昭答乞宣付史館以彰聖德詔宣付史館○張斌劄子畧曰陛下之心即天心也陛下之心欲定未定故上天之應下陰下晴天人一體象類無間深切著明有如此者臣願陛下毋以此為祥瑞之事而於此有儆戒之心試思夫次日御樓肆赦之際日光皎然四無纖翳天其或者何不早撤雲陰於行事之時使聖懷坦然無復憂慮而必示其疑以為悚動然則丁寧愛陛下之意深矣天意若曰今日君子小人之消長治亂之勢華夷之形皆有所未定特在陛下之心如何耳若陛下之心嚴恭兢畏常如奉祠之際則君子小人終可下治道終可成夷狄終可戒當如祀事終得成禮惟陛下常存是心實天下幸甚○己丑國子錄姚崇之輪對論大將而下有偏裨準備將之偽宜無人材可膺王帥之任乞驟加拔擢如古人拔卒為將上曰苟得其人不拘等級○權通判建康府許克昌進對乞命兩省侍從更宿禁中賜以燕閒從容以盡天下之事上首肯於是詔許克昌與知州軍差遣又乞命郡守以治兵為殿最武臣提刑按閱郡兵上

孝宗乾道六年

乞拜
表加
太上
尊号

恢復
當當
萬全

實史
止志
罷發
運

用兵
未及
漢書

書字
為標

編尚
書為
敬火
圖

曰正是如此。又論棟汰使臣及歸正人州郡拊之不至。上曰：卿他日典郡正要如此。又論禁流言。上曰：流言為害。又論弭盜賊。上曰：甚好。○庚寅，臣僚劄子伏覩已降指揮，加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皇太后尊號，謹按大唐詔令，凡上太上皇尊號，係人主率百官上表陳請，謂宜參用唐制，以稱主上事親盡敬之意，詔從之。○十二月丙辰，監左藏西庫周權進對奏，增城偽會罪賞。上曰：期於必行。又奏行賞罰。上曰：當先賞而後罰。○戊午，太學錄表樞輪對，因論今日圖恢復，當審察至計，以圖萬全之策。上曰：卿言極是。當如此。○己未，工部侍郎胡銓奏於隆興之初，仰蒙聖訓，令臣搜訪詩人，臣已物色得數人。上曰：可具姓名來。○庚申，禮部尚書劉章進對奏，當令縣邑之政出於苟且，為令者惟知以官錢為急，月解無欠，則守臣監司必喜之，而民訟不理，皆置不問。上曰：豈可取其辨錢而不察其政。○癸酉，詔史正志職專發運，奏課誕謾，廣立虛名，徒擾州郡，責授楚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其發運司可立近限結局。○復置淮東總領所。○大隗于白石。

乾道七年春正月丙子朔，加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憲

天躰道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曰壽聖明慈太上皇后。○癸未，上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太上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虜讎未復，日不皇暇，如宮中臺殿皆太上時為之，朕未嘗敢增益。太上到宮徘徊周覽，為之興歎，頗訝其不雅飾也。上又指殿東樓曰：去此橋無數步，遇花時亦不曾往，或令人物數枝來觀耳。輔臣奏：陛下不以萬乘為樂，而以中原為憂，早朝晏罷，焦勞如此，誠古帝王所不及。○上曰：朕無他嗜好，或得暇，惟書字為娛。爾虞允文等奏曰：臣等見石墀上皆陛下草聖筆力，天縱有飛動之狀。上曰：戲書不足觀，朕近寫得一軸，因顧內侍取示允文等，迺郭熙秋山平遠詩，因以賜允文。又曰：太上真草皆極古今之妙，來日與卿等覓來。允文等頓首謝。○己亥，上曰：元日上冊寶，天色開霽，兩宮欣豫，人情和悅，薄晚方雨，天意昭昭如此。上又曰：無逸一篇，享國久長，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中所載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儆省。名之曰敬天圖，允文奏：古人作無逸圖，猶誇大其事，陛下尺圖書中所載，敬天事又遠過之。惟聖人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上曰：卿言誠然。

孝宗乾道七年

趙澤 招兵

不妄 賜子

命守 勸農 桑

命近 射 飲

○是月進呈泉州左翼軍統制趙澤招到軍兵一千人並不支費官中例物上曰趙澤當與旌賞虞允文奏且與一遙郡上曰賞宜從重設使職事有闕罰亦不輕可與遙郡團練使○庚子進呈即曹多闕負上曰昨召數人皆未到可且令寺監丞兼權數日前有人說近來自郡守為即間有不肯履職事官者却似太驟比言甚有理虞允文奏近來館學寺監拘礙資格遷除不行故有自縣便為郡自郡便為即者是館學寺監反不如州縣之捷也上又曰此又失之外重矣梁克家奏元立資格所以重即選及無履歷者一旦得之即選却輕矣上曰然今後除授正不可令超躡在外更有甚人才卿等可選五六人召來○癸卯進呈三衙舊司禁軍人數上曰祖宗時上四軍分止是支數百料錢梁克家奏祕閣中有太祖御札禁軍券錢至親筆裁減一二百者上曰雖一麻鞋之微亦經區處祖宗愛惜用度如此克家奏非泛賜予尤不可輕韓昭疾非斬一弊袴也不以予無功之人上曰予及無功則人不知勸克家奏宜惟無功者不勸有功者且解軀笑上曰然因顧虞允文曰昨遣內侍往江上欲就令撫問以卿言而止正為此也允文奏郭子儀所得上賜甘庶幾條柑子幾顆人主

以此示恩意爾今諸將受陛下厚恩未有以報上曰郭子儀有大功於唐今諸將孰有子儀功賜予誠是不可輕也○是月復置鑄錢司○二月丙午朔宣步軍司將弓箭手於初四日入內射鐵箭弓箭手舊管合格一千七百四十九人新招未合格四百四人○戊申新知泰州李東朝辭進對上曰卿到任須多買耕牛勸課農桑

或受之其昔人垂訓昭然明甚漢之文景務在養民當時詔旨之勝為農桑而下者不一而足遂致海內盛富與於禮義其效驗蓋非淺淺者近世為吏者罕知此理壽皇戒之其將以警俗吏使知朝廷養民之至意欵

○丙辰左司負外郎兼侍講張拭言本朝治躰以忠厚仁信為本因及熙豐元符用事大臣上曰祖宗法度乃是家法熙豐之後不合改變耳○丁巳上宣諭曰祖宗時數召近臣為賞花釣魚宴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飲一兩盃虞允文等奏陛下昭示恩意得瞻近威顏從容獻納亦臣等幸也上曰君臣不相親則情不通早朝奏事止頃刻間宣暇詳論治道故思欲卿等從容耳○庚申上宣諭近世廢弛之弊宜且糾之以猛他日風俗變易却用寬政譬之立表傾則扶之

過則正之使之適中而後已虞允文奏古人得衆在寬救寬以猛天地之心生生不窮故陰極於剝則復上曰天地若無肅殺何以能發生梁克家奏殺之乃所以生之天地之心歸於仁而已上曰然○壬戌上曰晴色甚好去秋水滂朕甚以百姓之食為憂今却無流移之人虞允文奏監司守臣類能究心荒政故米不翔貴上曰亦大段支了官中米斛梁克家奏陛下自數年來常平椿積極留聖意不然今日豈有米斛可以那撥上曰如此理會尚且重董不足允文等因奏諸郡守臣若得人遇歲水旱寧至上勤聖慮上曰當擇其有顯效者旌之更有修圩一事卿等記之他日當行賞也已上又曰今春雨賜甚調二麥必好允文奏米價極平上曰此宣州縣勸菜之效歟克家奏水旱惟先事措置則用力少而為惠博上曰今歲却是措置得早使朕赤子不至流離卿等力也○是月立皇第二子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焯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先是上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頃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又曰舊來官屬幾人虞允文等奏詹事一人庶子諭德兼講讀

史記九十五

者一人上曰宜增二員誰可當此選者允文等奏恭邸講讀官有李彥穎劉焯二人上曰焯有學問彥穎有操履兩人皆好鄉等更選取數人及進呈上覽之曰五十朋陳良翰此二人皆好十朋舊為小學教授性極疎快但臨事堅執耳允文奏賓僚無他事惟以文學議論為職不嫌於堅執也上曰十朋良翰誠是忠蹇可並除詹事上又曰劉焯兼侍讀李彥穎却兼侍講何也允文等奏李彥穎既兼左諭德以侍講無人併令兼之上曰侍講可別選人乃命焯為司業兼侍讀工部侍郎胡銓亦請飭太子賓僚朝夕勸講上曰三代長且久者由輔導太子得人所致未世國祚不永皆由輔導不得其人銓自五年冬因除知泉州趣令入對遂留侍經筵尋有是除或忌銓敢言指細故雜他朝士併言之冀不得獨留銓以年逾七十力求致仕除待制與外祠未數日復留侍講筵未幾以舉官失當貶秩二等銓力求去除直學士奉祠淳熙六年致仕明年卒○以皇子惇判寧國府進封魏王○尚書左司郎中兼侍講張拭講詩葛覃進說曰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後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出猶有休蚕織而為

厲階者興亡之效如此可見因推廣其事上陳祖宗自家形國之懿
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嘆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
以誤國○時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拭夜草手疏極言其
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親
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拭復奏曰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
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
臣之怒上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王說明年乃出拭知袁州而
申說前命說後竟譴死云○三月乙亥朔上出馮堪海道畫一以示
宰臣虞允文曰馮堪所陳不可行者一可行者二其言淮中一帶置
鋪舉烽火此不須行明州神前山差人船卓望黃魚塚分官兵往來
巡緝此兩事可令馮堪與趙伯圭同共措置○辛巳上曰戶部所借
南庫四百萬緡屢以諭曾懷不知有甚指準撥還虞允文奏不過指
準折帛爾梁克家奏今左帑無兩月之儲大段急闕不可技梧上曰
戶部有擘畫否允文奏有兩事衆論未以為然其一給典帖其二賣
鈔紙上曰此兩事既病民且傷國財俱不可行更令別議以聞○丁
酉宣諭步軍司未經內教弩手於二十五日絕早赴水門祗候宣押

宋史卷六十一

內教射鐵簾弩手一千六百七人○戊戌虞允文奏胡銓蚤歲一節
甚高今縱有小小過失不宜令遽去朝廷上曰朕昨覽臺章躊躇兩
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同時論列不欲令銓獨留梁克家奏銓流落
海上二十餘年人所甚難上曰銓固非他人比宜且除在京宮觀留
侍經筵○庚子進呈胡沂具到彭德等盜馬因依虞允文奏曾昭誘
山寨人盜馬已而殺其人人情甚不安至有逃入山中不敢出者上
曰昭欲自掩其過乃乖謬至此須重作行遣可追三官放罷梁克家
奏邀功生事邊臣不可輕貸且如知沅州孫叔傑以兵攻徭人引惹
王再彬等聚眾作過驚擾邊民幾成大患前日得旨放罷行遣太輕
上曰可更降兩官○是月復將作監○申嚴閉采禁○夏四月乙巳
朔詔春季拍試事藝最高強人名待與補轉兩資虞允文奏外尚有
增加斗力四千餘人須將本司兵官畧與推恩上曰軍中既有激賞
人人肯學事藝何患軍政不修若更本官亦復推賞尤見激厲○庚
戌宰執進呈訖上因及昨日移戍點軍虞允文奏或以為擾上曰近
有兩三人亦如此說昨日講筵又有及前日差除者朕於聽言之際
是則從之非則違之初無容心其間梁克家奏天下事惟其是而已

孝宗軌道七年

嚴非峻法

殿司射入齊射
川縣楚射入齊射

劉琪論漢

李重

是者當於理之謂也。上曰：然。太祖問趙普云：天下何者最大？普曰：惟道理最大。朕嘗三復斯言，以為祖宗時每事必問道理，夫焉得不治？○已未，宣押殿前司選鋒策鋒兩軍弓箭手各七百人入內射。○庚午，進呈有告統兵官培植不法者，上令付大理寺治之。虞允文奏：恩威相須，乃濟。上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用。功蘇軾乃謂堯舜務以愛勝威，朕謂軾之言未必然。梁克家奏：先儒立論不可指為一定之說。如崔寔著政論，務勸世主馭下以嚴，大抵揀弊之言，各因其時。爾上曰：昔人以嚴致平，非謂深文峻法也。紀綱嚴整，使人不敢犯耳。譬如人家父子兄弟，森然法度之中，不必須用鞭朴。然後謂之嚴也。○辛未，宣押選鋒策鋒兩軍弩手一千六百一十一人入內射。○是月，詔今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仍具詞業繳進以聞。○楚州饑，賜米五千碩賑之。○劉琪起復同知樞密院，宣撫荆襄。琪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二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以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陛下

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者矣。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哉？乃手疏別奏，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闕畧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務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臣不知其為此議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廷施設得宜，元氣充實，則挈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顧以何足恃哉？以今而慮，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上，納其言為寢前詔。○以皇太子尹臨安府，尋以晁公武為少尹，李彥穎、劉焯兼判官。陸之望馬希言為推官。○五月戊寅，宰執奏王朴、荆鄂點軍事。梁克家奏：近諸將御下太寬，今統制官有敢鞭統領官以下者，否？太祖皇帝設為階級之法，萬世不可易也。上曰：二百年來，軍中不變亂，蓋出於此。虞允

宗軌道七年

文奏法固當守主兵官亦要以律已為先上曰誠然前日一二主兵官不能制其下反為下所告者端以不能律已故耳○壬辰上曰近日雨暘充好麥已登場稻田亦下種矣虞允文奏農人得雨種稻得晴刈麥兩不闕事上曰朕心惟望百姓富實國計又其次也○辛丑上語及臨安事因曰韓彥古在任時盜賊屏迹比其罷也羣盜如相呼而來以此知治盜亦不可不嚴惜乎彥古所以治民者亦用治盜之術治盜當嚴治民當寬難以一律○六月壬子右正言許克昌奏日者命臺諫兩省以上以四條薦士宜皆盡心公選訪聞劉之柄頃為京司以侵盜官錢擄付棘寺盡償所盜鑄官放罷李撥頃為靖州迫於七十輒自申部擅減十年意欲撓冒閔陞磨勘吏部以其無廉耻欺罔劾奏之降兩官勒令致仕二人皆汗薦墨聞者竊笑又聞二人皆胡銓所薦而之柄與之衡又劉章子也章身為從官奉詔薦士而乃徇私罔上烏得無罪望下三省公議舉者之罪詔依胡銓可降授左通直郎劉章可降授左中奉大夫○乙卯進呈張權劄子淮西麥熟米價平秋成可望上曰時和歲豐卿等協贊之力朕當與卿等講求其未至者以答天休虞允文奏聖德無闕動合天心上曰君臣

之間正要更相做戒朕有過卿等悉言之卿等有未至者朕亦無隱庶幾君臣交修以答天賦○丙辰太常寺丞蕭燧論人君聽言必察其可用之實所言與所行相副然後可信上曰所論甚當人誰不能言但徒能言之而已要當觀其所行書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是也乙丑宗正寺丞戴幾先輪對因論人才當以覈實為先上曰堯舜用人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此責實之政○丁卯上曰侍從或除人卿監必有闕負宜擇其可為者卿等可選數人將上○秋七月乙未梁克家奏近時有兩事皆前世不及太上禪位陛下建儲皆出於獨斷上曰此事誠漢唐所無朕常恨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及漢文景耳虞允文奏陛下以儉為寶積以歲月何患不及文景如太宗功業則在陛下日夜勉之而已上曰朕於創業守成中興二者皆兼之蚤夜孜孜不敢怠違每日晏時已無一事則自思曰豈有未至者乎則求三兩事反覆思慮惟恐有失○上曰朕近於几上書一將字往來尋繹未得擇將之道卿等更思之虞允文奏人才臨事方見上曰極是唐太宗安市之戰始得薛仁貴○是月賑湖南江西飢中書舍人范成大言夫賑濟賑糶其要不過兩言莫不便於聚人莫良便於散

嚴重
盜劫
論世
儒不
言財
谷

親之
道

去繁
文

前
二
便
不

給○詔免兩淮民戶丁錢兩浙丁鹽絹上諭輔臣曰范成大言處州
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有一家數丁者當宜與減免卿等更詳
議來尋又蠲旱傷路流移戶稅○八月乙巳上語黎州邊事令宰執
以書諭胡元質吳總等如蠻人以市馬要我則且住一兩年使權常
在我彼無能為自然安帖畏服○丙午殿司左軍劫馬軍司使臣家
被獲上曰不當以治百姓之法治之虞允文奏強盜已不可貸况軍
人乎○己未進呈兩浙漕臣羅椿積米上因宣諭曰洪範八政以食
為先而世儒乃不言財穀邦之有儲蓄如人之有家計欲不預辦得
乎○戊辰趙博乞陞差孟俊闕大身上曰孟俊可依闕大身係使酒
犯階級雖閱二年事干軍政此未可也○庚午上謂宰執曰朕近日
宮中覺得無事卿等想甚勤勞又曰卿等凡所謀猷無不曲盡每深
嘉嘆朕近日無事又時過德壽宮太上願養愈勝天顏悅好朕退輒
喜不自勝虞允文奏神器之重得所付托聖懷無事自應如此堯獨
高五帝之壽者以此上曰誠然○九月壬申朔上曰江西湖南旱歉
恐可募兵兩路各且募千人梁克家奏外路募兵多憚所費虞允文
奏曰撥截上供亦可上曰然所募之人發赴三衙切恐太遠當與分
撥允文奏江西去江池為近湖南去鄂渚為近上曰可便降指揮仍
與分撥行下○戊寅上曰漢高帝初年專意馬上之事此祖增廣郊
祀亦在隴蜀既平之後昔人規恢遠畧固不在專繁文末節蓋未暇
問梁克家奏高帝創業世祖中興今日之事乃兼守成祖宗二百年
來典禮畢備當以時幸上曰典禮何可盡廢抑其浮華而已自今已
往卿等每事當先務實稍涉浮文必議蠲省○壬午湖北京西總領
兼措置屯田呂游問言本所所管營田屯田內官兵闕人耕種之處
乞依舊頃畝出榜召百姓依元額承佃從之租課令本所拘管○丁
亥進呈呂游問得旨令措置襄陽寨屋梁克家奏將徙荆南之屯否
上曰欲令移去如何虞允文奏曰荆南之人歲歲更戍自此可免道
塗往返之勞然有二不便上曰襄陽極遠驟添人馬對境必致驚疑
允文奏此正是一不便又自荆南至襄陽水運千餘里河道淺狹難
於餽糧此二不便以臣愚見不如先移軍馬餘續議之上曰甚善可
諭此意令呂游問同秦琪措置○是月進呈六部長貳歲舉改官人
皆足後來許依職司收使令合依舊法上曰甚好梁克家奏在京選
八無外路監司薦舉若六部貳貳又不許作職司必不得改官上曰

皇示
皇道七年

舊法既然當使人從法不可以法從人也虞允文奏舊法京局不以
 選人為之故六部長貳不作職司亦可今皆用選人後來磨勘不行
 必重申請却須更改上曰此事續議施行○冬十月甲辰虞允文奏
 兩司增加糾力事藝升進者千餘人費不過者千餘貫昨有賜金碗
 者軍中歡呼無不歆艷上曰聞其戴柳乘馬而歸道路聚觀如此見
 者必勸矣○是月振饒州飢上因覽知州王相賑濟畫一曰飢歲民
 多遺棄小兒已付諸路收養如錢物不足可具奏來於內藏支降○
 罷紹興府宗正行司以其事歸大宗正司本朝宗室皆聚於京師熙
 豐間始許居于外崇寧間始即河南應天置西南二敦宗院靖康之
 禍在京宗室無得免者而唯維二都得全建炎初將南幸於是大宗
 正司移江寧而西南外初寓於揚州及鎮江卒又移於泉福二州而
 居會稽者乃紹興初以行在未有居第權分宗室居之及恩平郡王
 喙出居會稽遂以為判大宗正司至是省之○十有一月丁亥進呈
 乞改和州西路花裝隊上曰三衙舊亦結花裝隊昨已更改與其臨
 敵旋行抽摘不若逐色團結之有素也○甲午虞允文奏舊法黃甲
 不曾到部人在銓試下等入之上上曰可依舊法又曰改法不當終

有室礙不如加詳審於初則免改更於後也○是月策制科眉山布
 衣李 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十有二月戊午進呈外路收捉八
 廂指禪先是軍人王俊自稱八廂詐取軍中錢物配廣南上曰御前
 從來無八廂差出可擬指揮行下諸路如有自稱八廂之人即行收
 捉根勘至是進呈上顧虞允文曰卿昨所言若真八廂對人自稱亦
 所當罪此言甚當○丙寅詔都統制歲舉所知二人統制歲舉一人
 以智勇俱全為上以善撫士卒為次以專有膽勇又為次將校士卒
 惟其所舉從臣僚之請也○是月令閣門官依文臣館職輪對○是
 歲移馬軍司屯于建康府○四川總領所奏昨緣本路措置備邊椿
 積遂申朝廷乞降空名度牒仍拘收四川事故僧道度牒繳納訖欲
 乞將已賣過四千五百道作第一料所有去年十二月內已降二千
 道今更乞貼降二千五百道湊作第二料下本所出賣拘收價錢搬
 赴宣撫司專充備邊椿積非遇緩急分文不敢支用從之○趙雄使
 虜附國書復請陵寢及受書之禮及雄入辭虜使其臣宣諭云傳語
 宋皇帝向來初講和日宋朝來祈請徽宗皇帝靈柩已送還了今再
 講和宋國自當來祈請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

妾請葬維山陵上國止許奉遷并許一就發還欽宗皇帝靈柩上國已令搬取在此俟來報聞今宗國既不欲請上國却當就葬維山陵附葬無一語及受書事雄歸奏虜猷庸人耳於陛下無能為役中原遺物望王師必有簞食之迎倒戈之舉上甚悅

擯賢
為邪
不以
言取
人

乾道八年春正月辛未禮部大理寺狀臣僚言乞置太醫局及醫生試補之法得旨更不致局依舊存留醫學科遂舉許令赴試○戊寅太常博士楊萬里輪對論及人材上曰人材要辨實偽要分邪正又曰最不可以言取人孔子大聖猶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乙酉太常少卿黃鈞奏切謂國莫重於禮禮莫嚴於分伏見四孟月景靈宮朝獻皇帝與羣臣俱拜於庭心切疑之退而求之禮經考之儀注有所不合問之掌故則渡江之後群吏省記者失之也曲禮曰君踐阼臨祭祀禮器曰廟堂之上壘樽在阼又曰君在阼正義曰阼王人階也天子登祀升階而行可也神宗元豐間詳定郊廟禮文明堂太廟景靈宮行禮兼設皇帝版位于東階之上今親郊之歲朝獻景靈宮朝饗太廟皇帝拜上羣臣拜下矣獨四孟朝獻設褥位於阼階之

正孟
其朝
獻位

下則是以天子之尊而用之大夫士臨祭之位非所以正禮而明分也欲遵元豐之制每遇皇帝孟月朝獻設褥位於東階之上西饗以禮則合以分則正禮部太常寺同共討論欲依所乞及乞於見今儀注內修定施行詔從之○丙戌宰執乞討論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上曰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太子入學事甚詳梁克家奏入學以藍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古人所以教世子如此虞允文奏此事備於禮經後世罕有舉行者上曰可令有司討論以聞○二月乙巳

太子
入學

詔曰朕惟帝王之世輔弼之臣其名雖殊而相之實一也厥後位號定於漢而稱謂汨於唐以僕臣而長百僚朕所不取且丞相者道揆之任也三省者法守所自出也今捨其大而舉其細豈責實之議肆朕稽古整而正之蓋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為政之先務也其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虞允文為左丞相梁克家為右丞相曾懷參知政事張說王之奇並簽書樞密院事懷之奇仍賜出身尋詔已正丞相之名其待中中書令尚書令尚存虛名雜壓可刪去以左右丞相充其位張說者父故省吏也說以

正丞
相官

孝宗乾道八年

命四受

事察

酒官

少公

副都承旨乾道初落副字七年春除簽書左司員外郎張栻待講席
 因諫止之遂以觀察使陞節度奉祠至是乃復申前命起居郎莫濟
 不書錄黃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說答詔於是二人皆與外祠乃令
 姚憲權給事中書讀行下趙汝愚時為著作佐郎不往見說率同列
 並請祠不報會其祖母卒不俟報即日歸省父因自劾上不加罪就
 除知信州○己酉詔隨龍判太史局李繼宗兩該德壽宮應奉轉三
 官許回授可將與男安國補太史局保章正充曆筭科臣僚言保章
 從八品與宣義成忠即等爾使其精於曆筭雖特命之可也用其父
 之回授則恐不可開此例爾雖曰三官以易一命若使異時羣臣近
 習有不知事躰不顧廉恥皆乞用此例陛下何以拒之更加聖慮而
 寢其命詔從之○丙辰御史臺狀得旨令開具六察所隸覺察彈劾
 事件並見今監察御史職事以聞本臺契勘覺察彈劾日前並係殿
 中與長貳通行風聞彈劾即不屬六察其六察管取索所隸百司簿
 書分案點檢稽違差失行遣不當等事合依應指揮並分隸六察虞
 允文奏祖宗時監察御史却許言事上曰今既分隸六察可許隨
 事彈奏自此臺諫肅清矣○三月己巳馬軍司李顯忠乞兌換民田

充都教場有司申明間不願欲每畝支錢五貫文收買上曰馬司諸
 軍皆未有教場否虞允文奏雖有之但未有都教場以備合教上曰
 建康管軍馬自有大教場每遇合教可以時暫教閱允文奏豈非聖
 意不欲取民田否上曰然○壬午上泛論人材頗謂虞允文等曰士
 大夫難得任事之人蓋為風俗未醇今雖稍有祗是未多允文奏承
 平時前輩名臣如范仲淹韓琦等在邊尚猶難之上曰當時往往亦
 多失利蓋由未甚知兵允文奏非不知真但不教之兵難以禦敵上
 曰西夏小夷當時亦自枝梧不行所以馴致丙午之耻朕今孜孜不
 倦期與卿等共雪之今聞虜人上驕下惰朕所以日夕磨厲必欲令
 今日我之師徒如昔日虜人之兵勢蓋思反之也○庚寅殿前司奏
 乞令董卅英等總轄軍兵於揚州牧馬上曰向來聞董卅英及張唐
 臣使酒朕嘗戒之張唐臣已遵約束後改朕以二金碗賜之董卅英
 聞尚未悛豈宜差去可別差人仍令本軍戒諭○壬辰宰執進呈乞
 點檢諸軍戰船上曰舟楫正是我之所長豈可置而不問鄂州荆南
 江州可差善說前去池州以下委葉衡具數奏聞仍令逐軍日下修
 內詳定一司敕令所奏修正三公三少法諸太師太傅太保

書益
前賜
士

射直
聖射

老分
二西
限田

為三公左右丞相為宰相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少詔從之○是月親
 試舉人賜黃定以下及第出身有差仍賜御書益稷篇○武舉正奏
 絕倫特奏並依文舉例唱名日給黃牒賜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
 丙午進呈宰臣制國用事上曰官制已定丞相事無不統所有兼制
 國用更不入街○知化州黃克仁朝辭進對上曰遠方小民政賴郡
 守撫摩勸課農桑○甲寅戶侍楊俊奏義倉在法夏秋正稅每一斗
 別納五合即正稅不及一斗免納應豐熟一縣九分已上即納一升
 不充賑給不許他用今諸路州縣常平義倉米斛不少年來雖間有
 灾傷去處支給不多訪聞皆是擅行侵用從來未曾稽考乞下諸路
 常平官限半月委逐州主管官取索五年的實收支數目仍開說逐
 處椿管結罪保明文帳申部稽攷施行從之○己未廣允文等蒙宣
 示賜新進士御書益稷篇不勝榮幸梁克家奏益稷首載治水播奏
 艱食末載君臣更相訓教之意學者因宸翰以味經旨必知古人用
 心矣上曰如所載無若丹朱傲等語見古者君臣儆戒之深允文奏
 舜與臯陶賡歌之辭舜則曰股肱喜元首起臯陶則曰元首明股肱

良又繼以元首叢脞股肱惰之語君臣之間相稱譽相儆戒自有次
 序如此所以能致無為之治上曰然此篇實以民之粒食則知務農
 為治之本至於告臣隣之言則曰庶頑諛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
 以記之又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是古之聖人待天下之人未
 嘗不先之以教及其不格則必以刑威之今為書生者多事威文而
 忽茲二事是未究古聖人之用心也因欲使知之○辛酉上御射殿
 引諸班直呈射上顧廣允文等曰排立行門東邊第二人于江極能
 射弓直射到三碩斗力亦願從軍允文奏似此武藝之人難得皆陛
 下戒約閱習以至於此上曰然○癸亥臣僚言役法之均其法莫若
 限民田自十頃以上至于二十頃則為下農自二十一頃以上至于
 四十頃則為中農自四十一頃以上至于六十頃則為上農然後可
 使上農三役中農一役下農一役其嘗有萬頃者則使其子孫分拆
 之時必以三農之數為限其或詭名挾戶而在三農限田之外者則
 許人首告而沒田於官磨以歲月不惟天下無不均之役亦且無不
 均之民矣詔戶部看詳○五月己巳新江東提點刑獄公事蕭之敏
 乞宮祠上不允廣允文奏前日之敏言臣是其職事臣雖不知其所

孝宗乾道八年

論奏竊自揣度其罪如章無可疑者既蒙聖恩復令暫留如蕭之望
端方願召歸舊班以闢敢言之路上曰今以監司處之亦自甚優顧
曾懷曰丞相之言甚寬厚可書之時政記○乙未上曰吏職武臣遷
轉泛濫太甚嘗令吏部侍郎張津條具以聞據奏到六部等處出職
武臣自來衮同軍人戰功及奏補出身人並至武功大夫方不許磨
勘上曰止依左選立定止法又條具一項如至止法該遇恩賞非係
特旨不許轉行上曰可除去特旨轉行一項不欲更開此路以啓僥
倖之心庶清流品不至泛濫○是月福建鹽行鈔法從轉運陳峴之
請也仍支借一十萬貫作本陳俊卿時帥閩移書宰執曰福建鹽法
與淮浙不同蓋淮浙之鹽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故其利
甚博福建八州惟汀邵劍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土無重貨非可
以他路比也今欲改行鈔法已奪州縣歲計又欲嚴禁私販必虧稅
務常額而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為盜夫州縣闕用則必橫歛農民稅
務既虧常額則必重征商旅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二十萬緡之入
其足以償調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或滯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
無策必至抑配民戶本以利民而反擾之此恐皆非變法之本意也

當時諸公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立宗室銓試法○六月辛丑上
曰連數日雨止天氣晴明歲事有望霍充文奏曰麥已食新米價日
減上曰今歲再得一稔想見粒米狼突更積得二年經常米便有三
年之蓄前此未嘗如此仍須嚴切戒約只置場和糴聽百姓情願入
中不得纖毫科擾○壬寅新江西運判劉焯朝辭進對論今日州縣
窮空無備及當今利害上曰江西旱荒之餘極有合理會事故輟卿
往又曰州縣直是無備亦多由官吏非其人○丙午傳自強劄子父
察遇害於燕山乞賜諡得旨賜諡忠肅○己未新知廣德軍富杞朝
辭上曰廣德小壘地多水旱卿到任或有水旱奏來○是月江西水
災命賑之○葉衡乞落楊展統制權字上曰展於職事之官留意可
作職事脩舉特與陞差○秋七月己巳臣僚言祖宗馬政茶馬司並
專用茶錦綉博易蕃漢皆便近茶馬司專用銀幣甚非立法之意况
茶為外界必用之物銀寶多出外界甚非中國之利詔四川宣撫司
參舊法措置○庚寅知光州滕瑞奏遇天申聖節臣自書聖壽萬歲
四字約二丈餘兼造山棚高三丈餘凡用絹五十疋標背投進上曰
滕瑞不修郡政以此獻諛特降一官○是月知廬州趙善俊言朝廷

頃者分兵屯田其不可者有三臣謂罷屯田有三利習熟戰陣之兵得歸行伍日從事於教閱一利也無張官置吏坐以縻稍無買牛散種以費官物二利也屯田之田悉皆膏腴牛且羣廬蕪一不具以資歸正人使之安居三利也詔廬州見屯田官兵並行廢罷其田畝牛具令趙善俊盡數拘收給付歸正人請佃及募人租種○八月庚子新度支朱儋言經總制錢頃自諸州通判專一拘收歲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緡繼命知通同掌而歲虧二百三十萬緡故曩者版曹奏陳專屬通判其後又因臣僚劄子乞委守臣於是知通同共拘催分授酬賞之制夫州郡錢物常患為守者侵欺經制錢分隸之數而多收係省以供妄費今使知通同掌則通判愈不得而誰何乞仍舊委之通判而守臣不預從之既而戶書楊俊言若令通判拘催切恐守臣不能協力乞照乾道二年指揮今知通同共任責分賞從之○辛丑臣僚言州縣被差執役者率中下之戶產業微薄一為保正鮮不破家壞產昔之所管者不過煙火盜賊而已今乃至於承文引督租賦焉昔之所勞者不過橋梁道路而已今乃至於備修造供役使焉方其始參也饋諸吏則謂之辭役錢知縣迎送僦夫脚則謂之

宋監

廿一

地埋錢節胡參質則謂之節料錢官負下鄉則謂之過都錢月認醋額則謂之醋息錢復有所謂承差人專一承受差使又有所謂傳帖人各在諸廳白直實不曾承傳文帖亦令就崔而占破伏望申嚴州公後如敢令保正副出備上件名色錢物官負坐以贓私公吏重行決配如充役之家不願親身祗應止許雇承差人一名餘所謂傳帖之類並行住罷從之○壬子浙東提舉鄭良嗣言收羅常平尚少錢五萬三千二十餘貫詔禮部紐計度牒給降○乙卯上謂輔臣曰昨因檢唐書李吉用傳見栖筠為常州刺史適值游飢浚渠斯江流境內遂豐稔不知江流遠近可令浙漕及常州考求古迹以聞○癸亥兵部侍郎黃均論知人善任使當察其人而取之量其材而用之上曰朕以無心處之無心則明無心則不偏無心則無私○甲子著作佐郎丁時發奏人君須平時奉天得天助然後可以立大事上曰朕曉夕念此所謂立之禱父矣時發奏近來多竭民力以事不急陛下當恤民以固本上曰朕非特要建功業如漢文景蠲天下租賦事亦將次第施行○是月四川水灾命賑之○九月庚午上曰自秋以來多陰雨今已十日晴矣正當收穫歲事可保朕蚤莫精心祈晴天

孝宗乾道八年

意可見○壬申上曰近時民俗多尚奢侈後繼遇豐年稍遂從容則華飾門戶鮮麗衣服促婚嫁厚裝奩惟恐奢華之不至甚非所宜今年遠近豐登越此秋成欲使民間各務儲積以為優久之計將來宜降詔戒諭以越時廣種二麥以備水旱之用○是月定江西四監鐵錢額每歲共鑄三十萬貫江州廣寧監興國軍富民監各一十萬貫臨江軍豐餘監撫州裕國監各五萬貫○命虞允文宣撫四川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仍降雙牒二千道及銀會中半一百萬貫付本司上用李綱故事御正衙親酌卮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都人以為榮始期以某日會于河南既而上密詔趣師期允文奏軍須未備上寢不樂明年上遣二介持御札賜之戒以面付介至而允文薨數日矣其子不敢啓不知何言也○冬十一月丙寅朔○是月詔官田除兩淮京西路不行出賣應諸路沒官田產屋宇并營田並措置出賣以戶部左曹郎官王之諸路委常平司其錢赴左藏南庫令置庫眼橋管○臣僚言在法光祿大夫節度使已上即合定謚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苟其人行應謚法而下無異詞則以上於朝廷而行焉紹興間以守臣悍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而其官品或未該定謚於是

是有特許賜謚指揮故以定謚者給敕而以賜謚者給告近來請謚之家却有官品合該定謚並緣紹興指揮輒經朝廷陳乞賜謚不議於太常不覆於考功獨舍人命祠行下是太常考功二職俱廢而美謚乃可以幸得也此則法令之相突者也大凡命詞給告皆三省官奉制宣行列各於其後今特恩賜謚禮命優重冠王言於其首而宰相參政給舍並不入街獨吏部長貳考功郎官於後押字殊不類告甚非所以尊王命嚴國家也况舍人掌詞命之官猶不入街而賜謚初不議於考功乃亦押字理有未安此則制度之可疑者也望今後定謚賜謚一遵舊典至於告命之制亦乞令禮官詞臣考尋舊章詳議續中書後省禮部太常寺議上今後若有官品合該定謚即仰其家經朝廷陳乞下有司遵依定謚條法議謚給敕施行如係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并應得蘊德立園聲聞顯著條法指揮陳乞賜謚之人或奉特旨賜謚者即依紹興三年指揮命詞給告施行從之○十有二月戊申詔諸路職田已降指揮與免拘借尚慮循習額外收斂自今止理正色仍不得過數多取違矣令提刑按劾從臣寮之請也○是冬莫濂充賀正使正月三日虜廷錫宴前後循例無違

使廣
不盡

者濠獨毅然以本朝國恩不敢簪花聽樂為辭爭辨父之伴使為見
濠堅執不回遂為白虜主午後始從其請就館賜食○是歲劉琪免
喪復除湖南過闕見上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
之事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
觀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
也因引其意以傳時事言甚切至上加勞再三

罷
罷法

乾道九年春正月壬午詔曰夫部刺史之官所以周行郡國班
宣風化總方畧而一統類者也今則不然守土之官出於其部時爾
監司之任最為近而易察者也而求其凌厲風節建立事功疾惡如
讎奉公不撓者蓋重董而有焉甚則朋比苟且訖無舉奏民瘼不聞
於上上意不孚於下朕何望焉繼自今其悉乃心毋冒于憲凡在厥
位明體朕懷○是月以王之奇知揚州兼淮南安撫使○中書門下
省言福建鹽貨自來止是州軍分立綱數自行般運出賣以辦歲計
近改為鈔法聽從客販訪聞州郡緣住般賣却致支用不足切慮敷
擾以為民害詔罷鈔法諸州軍綱並依舊分撥官般官賣所有本
司元借本錢一十萬貫并已賣到鈔面錢一十九萬貫并續賣鈔面

統制
不可
苟任

錢並拘收赴左藏庫交納○起居舍人留正言所修記注自紹興十
五年以後至日即多有未修月分又之文字散失所得疎畧愈見難
以修纂乞令二史將即日承受諸處關牒施行政事并臣下所得聖
語隨月編纂仍將紹興十五年以後未修月分併修一月並於次月
上旬送付史官隨具已修月分奏聞從之○閏正月丁酉進呈鄂州
都統制吳挺奏前任人秦琪既改除空印白紙五十幅以行上曰恐
異時妄有所用可便追取挺又奏琪冒請合開落馬四百餘匹草料
及朝廷降錢修造軍器皆不堅利所降錢琪輒營運自私自已立式
製造上曰軍器不葺錢乃自私自秦琪不可不治并行下吳挺勒合干
人仔細開具着落聞奏正名定罪庶彼無詞○己亥進呈馬軍司陞
差統領官張遇為統制梁克家等奏比張遇赴都堂審察見其人衰
老庸謬上曰統制官不敢苟任異時大帥皆於此乎選使其有謀老
固無害老且謬則無所用○庚子進呈諸州軍揀發禁兵分番赴忠
統軍教閱其至者雖有衣甲軍器而歸者往往無有乞行下州軍修
葺增添梁克家奏非特諸州為然近吳挺所申鄂州軍亦如此恐三
僑江上諸軍亦有軍器損壞不葺處理合點檢上曰須不測差人諸

實亮

刪泰
祥瑞

書忠
射軍

朋黨
不難
破

軍閱視則無得而隱此事誠不細克家奏步司統制官王世雄交割之初見甲皮多斷爛弓弩箭脫壞恐出入有誤使用亦嘗與臣等言之上曰世雄乃能留意職事亦可喜○庚戌宰執進呈先得旨臨安府既有路分都監一員而平江府又有一員何也可并路分鈐轄員數契勘創始之由至是梁克家奏初皆因特添差後遂因仍作闕上曰可盡刷諸路所增數見任人許終滿後不再差○丁巳進呈敕令所條目內一項正月一日皇帝御大慶殿受文武百僚朝賀內奏祥瑞表并讀表一員差執政官又一項奏雲物祥瑞請付史館太史令一員差本職官上曰此等事皆文具不須立法可盡刪去梁克家奏聖訓如此使後世知聖時不言祥瑞豈非盛德之事哉○戊午太子詹事李彥穎劄子奏竊以皇太子在東宮唯講學一事足以增益見聞養成道德臣自庚寅歲入侍王邸以及升儲既更四載才講尚書終篇今進講周易始三之一大抵非三四年不能竟一經恭聞真宗皇帝在東宮日講尚書至七八通禮記等書亦皆數四祖宗之聖雖得於生知亦講學不倦是以聖而益聖魏魏如此今宮僚粗備得遇上堂除講讀官外餘官不過陪侍坐席須臾而退故臣欲以庶子或

諭德一員兼講官於春秋二禮令添講一經詔令庶子諭德輪講禮記○辛酉幸玉津園宴射○二月己巳上曰前日內院忠統軍射藝甚可觀此本諸州烏合士卒訓練有方遂成紀律誠為難事主兵官當議推賞○辛未勘會已降指揮令諸路監司各限十日條具不便於民事件奏來所有奏到文狀詔令左右司看詳○戊寅宰執內殿奏事因論及古之朋黨上曰朕嘗思之朋黨不難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惟理之所在而已**梁克家奏寔如聖訓○三月乙巳侍御史蘇嶠奏伏觀閔報廣南提舉官廖顯劄子廣州都監倉有積下支不盡盡本銀計錢十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四貫文又點檢得本路諸州府逐年拘催常平諸色窠名錢物內有見在寬剩錢五萬貫欲行起發少助朝廷經費奉旨依並令赴南庫送納者臣竊謂陛下即位以來屢欲羨餘之獻故近年監司州縣稍知遵守此盛德之事而小人急於自進時以一二嘗試朝廷只緣乾道七年提舉官章潭獻錢二十萬貫以此特轉一官不及期年擢為廣西運判廖顯實繼其後故到官未幾便為此舉其為愚弄朝廷莫此為甚訪聞此錢並係鹽本錢潭到任時尚有二四十萬緡皆是前官累政儲積不敢妄用潭

孝宗乾道九年

取其半以獻今願所獻止十一萬緡已是竭澤所餘無幾後人何以
為繼異時課額不登誰將任其咎者欲望特降眷旨卻而不受即以
此錢付之本司依舊充鹽本內常平寬剩錢亦乞椿留本路為水旱
賑貸之備詔從之

臣曰美餘之弊上欺人主下蠹生民非難知者而小人晏
敢以是進豈非謂利之可動人哉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軻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
必曰利陸贄曰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
末誠使義利之說明於上則奸罔之徒向自乘間耶 壽皇諭臣
儉捐利之請却椿積寬剩之獻而不受所以正君德清化原警吏
治者至矣

○丙辰給事中林機經筵講禹貢畢奏云臣觀孔子謂禹吾無間然
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言其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者如此觀禹貢立為經常之制亦其
勤儉之德有以先之故此篇之末言戒則三壤成賦中邦而繼之以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蓋有深意後世之君窮奢極侈若漢武帝常賦
之外至於筭及緡錢舟車所宜深戒常以大禹勤儉之德為壞治效
不難到也上曰人主苟有貪心何所不至○是春以王楫李大正並

中興二十二年

廿一

為提點坑冶鑄錢於饒贛州置司江東淮南兩浙潼川利州路分隸
饒州司江西湖廣福建分隸贛州司除潼川府隸路坑冶銅寶係逐
路轉運司拘催發納鑄錢司外依舊以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
坑冶鑄錢司為名兩司行移連銜按察○夏四月庚午上宣諭曰忠
武軍已內教人材少壯不減殿前司諸軍武藝亦習熟梁克家曰人
無南北惟教習而用之如何耳上曰然○乙亥樞密院勘會已降旨
揮乞回兩浙路禁軍土軍弓手竊慮州縣循習舊弊差使諸般窠役
遂致武藝因而廢惰理宜措置已降指揮禁軍令帥司土軍弓手令
提刑司行下諸州軍將發回并見在人禁軍責守臣并本路訓練兵
官土軍弓手令守令各籍定人數姓名不得亂有差使窠名禁軍仍
許逐州諳曉軍務兵將官一員土軍弓手仍委巡尉並專一訓練教
閱以備不測差官前去按閱如武藝精強即與陞擢弛慢不職當職
官並取旨重作施行○己丑起居舍人趙粹中劄子奏竊見祖宗盛
時諸養邊帥之才所以料敵制勝罕有敗闕欲望聖慈詔宰執侍從
歲舉可充帥任者各一人其被舉者令赴都堂審察如委可任籍定
姓名聞奏差充邊方帥司及都統司屬官或倅貳以儲其材候任滿

師少

不常

郊祀
免買

待改
官
皇太子
尹京

禁非
飲

南北
豐凶
之異

日或陞之機幕謀議入為寺監即曹出為監司邊郡俾之習孰邊圉利害他時邊帥有闕即於數內選擢其資歷稍高入為卿監侍從遇有邊事以備詢訪如祖宗時仍乞嚴詔丁寧詳擇其人勿詢私請如有顯效亦當推薦賢之賞如此十年之後帥臣不勝用矣上曰帥才自是難得卿此論甚好若然則不待十年得人多矣○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癸巳進呈龍鳳良奏馬驛利害并及買象事梁克家等奏樞密院見差使臣趙璧往邕州催買上曰郊祀大禮初不繫此有亦可無亦可其差去使臣可令喚回○己未進呈左迪功郎朱熹辭免召命乞差獄廟一次梁克家奏朱熹博學有守而安於靜退屢召不起執政俱稱之或曰熹學問淹該但泥於所守差少通耳上曰士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疏通如朕在潛邸但知讀書為文及即位以來今十餘年諳歷物情出故宜止讀書為文所能該貫雖博學要須為有用乃可朱熹今以疾辭然安貧樂道廉退可嘉可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是月皇太子免尹臨安○洪吉饒信等五郡水灾命賑之○六月己巳臣僚上言近年州郡例皆窮匱不能支吾原其凋弊之因有揀汰之軍士有添差之冗員有指價和糴米之備償有綱運水脚錢之繁費有打造歲計之織甲有拋買非泛之軍器有建造寨屋之陪貼有收買竹木之科敷有起發揀中廂禁立軍弓手之用度有教閱民兵保甲之支費郵傳交馳使者旁午是數十者皆州郡之蠹所以致闕乏之繇也陛下灼見其弊十已除去七八惟是揀汰軍人并離軍人及歸正添差不釐務州郡甚以為苦日增月添無有窮已則賦所入有限而增添之費無窮欲望特降指揮下吏兵部三衙在外諸軍都統總領司凡揀汰軍人并離軍使臣諸色添差不釐務人各相照應自來立定人數負闕不得過數差注分撥令共理之臣得以留意牧養詔從之○詔令諸路監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斂並緣申請妄進羨餘違者重責典憲令御史臺覺察○是月置蘄州蘄春鐵錢監歲以上萬貫為額仍減舒州同安監歲額一十萬貫○秋七月庚子進呈江西轉運司申到一路州縣自六月十二日至十九日連日大雨早禾徑可成熟又奏淮南路申到雨澤霑足上曰朕與卿等尤當上下交修以答天貺又進呈郭剛元居實報虜境早父大無麥禾泗州東平府雄州蝗生河以北飢饉流徙尤甚是日浙東江西兩淮等路申雨澤霑洽秋成可必上曰淮水一葦可航而

乾道九年

南北之異如此梁克家奏脩德為暴之應昭昭不誣上曰朕與卿益
當交修庶政以答天意○是月護聖步軍統制王世雄改除上曰此
軍統制官乃儲大帥之地不可不遴選其人○八月癸酉內批龍雲
陳師亮添差梁克家等奏於指揮有碍上曰卿等如此守法極好上
又曰僥倖之門蓋在上者多自啓之故人生觀觀心漢畫一之法貴
在能守○是月詔興水利○九月辛卯朔○是月遂呈中興會要太
上今上玉牒○台州饑命賑之○冬十月甲子臣僚言伏見浙東諸
郡今歲例有旱傷如温台二州自來每遇不稔全藉轉海般運浙西
米斛粗能贍給訪聞浙西平江秀州管下邊海諸縣自來凡有他郡
客人般運米斛例不放令出海前去是以余販者稀少荒歉之處為
害甚大欲望特降指揮下兩浙轉運司并平江府秀州嚴行禁戢仍
令重立賞榜許人陳告如有違犯將官負奏劾公吏斷配施行若其
他有似此過余去處亦乞令轉運司行下禁戢認從之○乙酉臣僚
上言臣聞救苗者聖王之所不免責實者荒政之所尤急伏見今夏
以來浙東諸郡告旱者衆至於江西間有荒歉田疇之間稍以艱食
為慮陛下深軫淵念幸行荒政惠之德罔不孚然臣每見自來

州郡或水旱往往所
疾苦壅於上聞上之德意抑
廷之罪其失政也不盡其實者虛
必取問者有之必欲其不問而後
其無以陳而後已欺天罔上其
凡有旱傷去處必須從實檢放不
路常平提舉官躬親巡歷同帥漕
惠詔從之○是月梁克家罷相出
以承相張說知樞密院事鄭聞參
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十有一
山與除監察御史○戊戌郊詔以
元純熙尋以取法淳化雍熙為義
歲旱傷非特浙東被害如江西諸
州尤甚江東之太平廣德淮西之
以旱日今民以艱食其間州郡或
檢放條限或有雖會申聞措置賑
孝宗乾道九年

陳
家
行
世
我

之政譬如極溺拯焚勢不可緩今欲從朝廷等老逐路提奉官疾速
巡歷災傷去處如委溪失收不曾檢放或減放不實者仰將今年苗
米依合減分數權行倚閣令候來年秋熟帶納其有和糴米斛拋降
馬料及諸色科買並權與住罷一年應合賑糶賑濟去處許提奉官
將一路見管常平義倉大通融撥借應副其有諸州已條畫到措置
濟事件朝廷速降指揮庶幾官吏便可奉行百姓早被實惠訪從
之○漢州什邡縣楊村進士陳敏政家特賜旌表門閭自敏政高祖
母王氏遺訓至今五世同居並以孝友信義著聞本州以其事來上
詔有是命王氏年十八歸于陳歲餘夫卒守志不嫁在家事舅姑尽
孝教子及孫皆篤孝有聞節操行義著於宗族鄉閭鄉人不敢以其
氏呼之皆呼之曰堂前猶私家呼其母張商英為之傳云○十有二
月庚午元是十一月庚子曾懷英奏郊祀禮成普天同慶自原廟行
禮陰雲閉雨既謂清廟瑞雪應期不明而霽以至青城宿齋圓立歲
事天氣澄爽此皆聖德昭著故言降格靈貺如此上曰如卿等所
言然君臣之間正當脩飭以
其一二正仰此
問皆云王郊祀禮成瑞雪元

月以... 殊慶可... 得... 聖
慮頃刻未嘗不在民天地報
意以謂脩己貴有常固非臨時
際欲乞以所在差兵級二十人
小事恐... 援例不許

以爲小而輕予... 壽皇恐其他援例... 於此而法... 是月廣西... 行官般官... 遞改官鈔... 往行鈔法... 府嚴處州...
天... 事... 微也... 賜予者... 人情... 趨之... 始
壽皇恐其他援例... 防微杜漸... 若其... 嚴則夫... 祿秩... 爵命... 有...
於此而法... 所不許... 者... 寧... 復... 之... 乎... 此... 其... 爲... 後... 世... 訓... 也... 至... 矣
是月廣西... 提... 官... 賣... 法... 從... 帥... 臣... 范... 成... 大... 之... 請... 也... 二... 廣... 提... 法... 自... 靖
行官般官... 賣... 法... 至... 紹... 興... 八... 年... 因... 臣... 僚... 言... 其... 爲... 利... 甚... 博... 遂... 改... 行
遞改官鈔... 九十... 萬... 貫... 同... 咸... 額... 實... 於... 西... 路... 歲... 計... 不... 便... 遂... 詔... 廣... 北
往行鈔法... 撥... 還... 運... 司... 均... 州... 官... 般... 官... 賣... 以... 充... 歲... 計... 是... 歲... 減... 紉
府嚴處州... 丁... 絹... 額... 州... 犯... 遺...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五

